宋史

八二

列傳卷第三十七　宋史二百七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馬全義 子知節　雷德驤 子有終 孫孝先 簡夫

王超 子德用

馬全義幽州薊人十餘歲學擊劍善騎射十五隸魏帥范延光帳下延光叛晉祖征之以城降悉籍所部來上全義在籍中因補禁軍以不得志遂遁去漢乾祐中李守貞鎮河中召置帳下及守貞叛周祖討之全義每率敢死士夜出攻周祖壘多所殺傷守貞貪而無謀性多忌克全義屢

爲畫策皆不能用城陷遂變姓名亡命周廣順初世宗鎮
澶淵全義往事之從世宗入朝周祖召見補殿前指揮使
謂左右曰此人忠於所事昔在河中屢挫吾軍汝等宜效
之世宗即位遷右番行省從世宗戰高平以功遷散員指
揮使從征淮南以功遷殿前指揮使右番都虞候恭帝即
位授鐵騎左第二軍都校領播州刺史宋初歷内殿直都
知控鶴左廂都校領果州團練使從征李筠筠退保澤州
城小而固攻之未下太祖患之召全義賜食御榻前問計
對曰筠守孤城若併力急攻立可殄滅儻緩之適足長其
姦爾太祖曰此吾心也即麾兵急擊之全義率敢死士數

十人乘城攀堞而上爲飛矢貫臂流血被體全義拔鏃臨敵士氣益奮遂克其城遷虎捷左廂都校領睦州防禦使又從征李重進領控鶴虎捷兩軍爲後殿賊平班師録功居多改龍捷左廂都校領江州防禦使俄被疾太祖遣太醫診視仍諭密旨曰俟疾間當授以河陽節制全義疾已亟但叩頭謝數日卒年三十八特贈檢校太保大同軍節度使子知節

知節字子元幼孤太宗時以蔭補供奉官賜今名年十八監彭州兵以嚴涖衆衆憚之如老將又監潭州兵時何承矩爲守頗以文雅飾吏治知節慕之因折節讀書雍熙間

護兵博州契丹入邊敗我師於君子館先是知節完城繕甲儲積芻粟吏民以爲生事既而契丹果至以有備引去徙知定遠軍時議調河南十三州之民輸餉河北轉運使樊知古適至軍議事知節曰軍少粟多歟其紅腐尚當得十之六七知古從之果獲粟五十萬斛分給諸屯遂省河南之役時部民入保避寇卒有盜婦女首飾者護軍止管遣之知節曰民避外患而來反罹內寇此而可恕何以肅下即命斬之知深慶二州遷西京作坊使旋知梓州李順之叛詔與王繼恩同討賊繼恩恃勢自任惡知節不附已遣守彭州付以羸兵三百彭之舊卒悉召還成都知節累

請益兵不從賊衆十萬攻城知節力戰自晨抵晡士多死
慨然嘆曰死賊手非壯夫也即橫槊潰圍出遲明援兵至
復鼓譟入賊遂潰去太宗聞而歎曰賊衆我寡知節不易
當也授益州鈐轄加益漢九州都巡檢使遷內園使會韓
景祐帳下劉旰脅牙兵爲亂連下州縣衆踰二千知節領
兵三百追至蜀州與戰旰走邛州知節曰賊破邛州必乘
勝渡江薄我既息而後戰官軍雖陪制之亦勞不如乘其
弊急擊之破之必矣遂行次方井鎮與旰遇殺之無噍類
咸平初領登州刺史知秦州州嘗質羌酋支屬餘二十人
踰二紀矣知節曰羌亦人爾豈不懷歸悉遣之羌人感之

訖終更不犯塞時州有銀坑歲久鑛竭課額弗除主吏破產償之不足知節請蠲之章三上乃允遷西上閤門使知益州兼本路轉運使自乾德後歲漕蜀物動踰萬計時籍富民以部舟運坐沉覆破產者衆知節請代督以省校而程其漕事自是蜀人賴以免患徙知延州兼鄜延駐泊部署邊寇將至方上元節遽命張燈啓關累夕宴樂寇不測即引去會鎮州程德玄政事曠弛徙知節代之詔發澶魏等六州糧輸定武時兵交境上知節曰糧之來是資盜也止令於舟車所至收之寇無所得而遁車駕在澶淵時王超擁兵數十萬屯真定逗留不進知節移書誚讓之超始

出兵猶以中渡無橋爲辭知節預命度材一夕而具景德中徙知定州未幾拜東上閤門使樞密都承旨擢拜簽書樞密院事當是時契丹已盟中國無事大臣方言符瑞而知節每不然之嘗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以爲戒自陳年齒未衰五七年間尚可驅策如邊方有警願預其行但得副都部署名及良馬數匹輕甲一聯足矣上以爲然因命製鋼鐵鎖子甲以賜焉進宣徽北院使加兼樞密副使時王欽若爲樞密使知節薄其爲人遇事敢言未嘗少屈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詆之時欽若寵顧方隆知節愈不爲下大中祥符七年出爲穎州防禦使知潞州天禧初

移知天雄軍召拜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以疾乞罷除彰德軍留後知貝州兼部署將行真宗閔其癯瘁止命歸鎮時上黨大名之民已爭來迎謁未幾卒年六十五贈侍中謚正惠知節將家子慷慨以武力智謀自許又能好書賓友儒者所與善厚必一時豪傑論事謇謇未嘗有所顧忌故聞其風者亦知其爲正直云

雷德驤字善行同州郃陽人周廣順三年舉進士解褐磁州軍事判官召爲右拾遺充三司判官賜緋魚顯德中入受詔均定隨州諸縣民田屋稅稱爲平允宋初拜殿中侍御史改屯田員外郎判大理寺其官屬與堂吏附會宰相

趙普擅增刑名因上言欲求見太祖以白其事未引對直
詣講武殿奏之辭氣俱厲太祖詰之德驤對曰臣值陛下
日旰未食方震威嚴爾帝怒令左右曳出詔置極典俄怒
解黜爲商州司户參軍刺史知德驤舊爲省郎以客禮之
及奚嶼知州希宰相旨至則倨受庭參德驤不能堪出怨
言嶼銜之適有言德驤至郡爲文訕上者嶼召德驤與語
潛遣吏給其家人取得之即械繫德驤具狀以聞太祖貸
其罪削籍徙靈武數年其子有鄰擊登聞鼓訴中書不法
事趙普由是出鎮河陽召德驤爲祕書丞俄分判御史臺
三院事又兼判吏部南曹開寶七年同知貢舉太祖崩以

德驤爲吳越國告哀使還遷户部員外郎兼御史知雜事改職方員外郎充陜西河北轉運使歷禮部户部郎中入爲度支判官太平興國四年車駕征太原爲太原西路轉運使六年同知京朝官考課俄遷兵部郎中七年以公累降本曹員外郎出知懷州未幾復舊官又命爲兩浙轉運使其子殿中丞有終亦爲淮南轉運使父子同日受詔搢紳榮之俄遷右諫議大夫雍熙二年徵歸朝同知京朝官考課初帝謂宰相曰朕前日閱班籍擇官爲河北轉運使所患不能周知羣臣履行自今令德驤録京朝官履歷功過之狀引對既得漸識羣臣擇才委任且使有官政者樂

於召對頗瑕累者恥於顧問可以爲懲勸矣端拱初遷户部侍郎會趙普再入相宣制之日德驤方立班不覺墜笏遽上䟽乞歸田里太宗召見安諭之賜白金三千兩罷知考課止以本官奉朝請會議事尚書省秉酒叱起居員外郎鄭構爲盜御史奏劾下御史臺案問具伏帝止令罰月奉而釋之訖趙普出守西洛帝終保全之淳化二年爲其壻如京副使衛濯訟有鄰子祕書省校書郎孝先内亂帝素憐德驤恐暴揚其醜不以孝先屬吏止除名配均州德驤坐失教責授感德軍行軍司馬并其子少府少監有終責授衡州團練副使德驤因慙憤成疾三年卒年七十五

有終爲三司鹽鐵副使表乞追復舊官從之德驤無文采頗以強直自任性褊躁多忤物不爲士大夫所與有鄰開寶中舉進士不第其父旣竄靈武意宰相趙普擠抑之時堂後吏胡贊李可度在職歲久或稱其請託受賕而祕書丞王洞與德驤同年登第有鄰每造謁洞洞多以家事委之一日洞令有鄰市白金半鋌因曰此令吾子知要與胡將軍蓋謂贊也時又有詔應攝官三任解由全者許投牒有司即得召試錄用有鄰素與前攝上蔡主簿劉偉交游知偉雖嘗三攝而一任失其解由偉造僞印令其兄前進士侁書寫之因是得試送銓遂具章告其事並下御史府

按鞫有鄰出入贇家故其事多實獄具偉坐棄市洞等並決杖除名贇可度仍籍其家有鄰授祕書省正字賜公服靴笏銀鞍勒馬絹百匹自是累上疏密告人陰事俄被病白晝見偉入室以杖箠其背有鄰號呼聞于外數日而死賜德驤錢十萬以給喪事

有終字道成幼聰敏以蔭補漢州司户參軍時侯陟典選木彊難犯選人聽署於庭無敢譁者有終獨抗言願爲大郡治獄掾陟叱之曰年未三十安可任此官有終不爲沮署萊蕪尉知監左拾遺劉祺以有終年少頗易之有終發其姦贓祺坐罪杖流海島以有終代知監事先是三司補

吏爲治官率以貲進多恣橫至是受署者憚有終率多避
免太宗即位聞其名遣内侍伍守忠同掌監事且察其治
迹守忠至裁周月即還奏有終彊濟之狀亟詔爲大理寺
丞會德驤任陝西轉運奏爲解州通判特許德驤不巡察
是州有終入奏鹽池利害改賛善大夫令還權知軍事省
通判太平興國六年遷殿中丞知密州徙淮南轉運副使
賜緋魚改太常博士時德驤主漕兩浙往往省于境上時
人榮之雍熈中王師北征命爲蔚州飛狐路隨軍轉運使
入爲鹽鐵判官歷户部度支副使賜金紫出知昇州淳化
初就遷少府少監知廣州二年女弟壻衞濯訟其家法不

謹有終坐親累責授衡州團練副使奪章服俄丁外艱行
及許田召歸入對賜錢八十萬起爲都官員外郎歷度支
監鐵副使復金紫時以江南嶺外茶鹽價不一細民冒禁
私販多陷重辟詔有終領江淮兩浙荆湖福建廣南路茶
鹽制置使就出鹽產茶之地以便宜裁制使還改工部郎
中知大名府不踰月復爲少府少監徙知江陵李順之亂
王師西征命與裴莊爲峽路隨軍轉運使同知兵馬事調
發兵食規畫戎事皆有節制師行至峽中遇盜格鬬衆渴
乏會天雨軍士以兜牟承水飲之且行且戰進至廣安軍
軍壘瀕江三面樹柵會夜陰晦賊衆奄至鼓譟舉火士伍

恐懼有終安坐櫛髮自若賊圍既合有終引奇兵出其後
擊之賊衆驚擾赴水死者無筭就拜右諫議大夫知益州
次簡州寓佛舍度賊必至命左右重閉召土人嚴吏警備
初夕間道而出賊圍守數重及壞寺入惟擊柝者在焉俄
兼同招安使賊平改知許州三年改給事中知幷州眞宗
嗣位加工部侍郎咸平二年代還知審刑院俄授戶部使
三年將廵師大名遣有終乘馹先詣澶州督納糧草車駕
還次德清軍會益州奏至神衛戍卒以正旦竊發害兵馬
鈐轄符昭壽擁都虞候王均爲亂逐知州牛冕即日拜有
終瀘州觀察使知益州兼川峽兩路招安捉賊事御厨使

李惠洛苑使石普供備庫副使李守倫並爲招安巡檢使給步騎八千命往招討又以洺州團練使上官正爲東川都鈐轄西作坊使李繼昌爲峽路都鈐轄崇儀副使高繼勲王阮並爲益州駐泊都監供奉官閤門祗候孫正辭爲諸州都巡檢使正月三日均率衆陷漢州進攻綿州旬日不能下趣劒門先是知劒州祕書丞李士衡度寇必至城不能守悉徙官帑保劒門焚其倉廩又署榜招軍卒之流逸者得數千人已而賊果至士衡與劒門都監左藏庫副使裴臻逆擊之時風雪連日均衆無所掠唯食敗糟臻與戰斬首數千級賊衆疲劇宵遁還保益州士衡即馳騎入

奏上嘉之拜士衡度支員外郎賜緋臻崇儀使領峯州刺
史仍舊職知蜀州供奉官閤門祇候楊懷忠聞變即調鄉
丁會十一路廵檢兵刻期進討蜀民不從賊者相率抗禦
儕伍謂之清壇衆擇清壇之魁七十餘人悉補廵檢將遣
判官高本馳驛以聞十七日懷忠率衆入益州焚城北門
至三井橋時均尚留劒門與賊將曾麻胡陣于江瀆廟前
自晨至晡戰數合懷忠兵勢不敵退還所部懷忠部下多
李順舊黨頗貪剽刼故敗績焉懷忠移文嘉眉七州調軍
士丁男來會二月再攻益州時均方遣逆黨趙延順攻邛
蜀懷忠逆與之戰賊稍退懷忠與轉運使陳緯麾兵由子

城南門直入軍資庫與緯署其庫籥均衆皆銀槍繡衣爲
數隊分列子城中賊兵出通遠門與懷忠戰數合會暮懷
忠復退軍筰橋背水列陣砦樹木橋南以扞邛蜀之路賊
故不復能南略自清水壩温江金馬三道來攻樹木砦出
官軍後焚江原神祠斷邛蜀援路懷忠三路分兵以抗之
斬首五百餘級驅其餘衆入皁江獲甲弩甚衆乘勝逐賊
至益州南十五里砦于雞鳴原以俟王師均亦閉成都東
門以自固是月有終等至令石普先與綿漢都巡檢張思
鈞收復漢州進壁升僊橋賊出攻砦有終擊走之一日均
開城僞爲遁狀有終與上官正石普率兵徑入官軍分剽

民財部伍不肅賊閉關發伏布床榻於路口官軍不得出
因爲所殺有終等緣堞而墜李惠死之退保漢州益州城
中民皆奔迸四出復爲賊黨分騎追殺或囚縶之支解族
誅以恐衆又脅士民僧道之少壯者爲兵先刺手背次髡
首次黥面給軍裝令乘城與舊賊黨相間有終署牓招之
至則署其衣袂釋之日數百人三月進攻彌牟砦斬首千
餘級復爲賊所拒四月賊由升僊橋分路來寇併軍於東
偏有終率兵逆擊大敗之殺千餘人奪其繖蓋金槍等物
均單騎還城有終遣其子奉禮郎孝若馳奏上召孝若問
敗賊之由笑謂左右曰均鼠竊爾雖嬰城自守計日可擒

矣孝若因言嘗習武藝願改秩以効即補供奉官儀以刑部員外郎馬亮爲轉運使國子博士張志言副之供備庫副使張晌爲綿漢都巡檢使楊懷忠又分所部砦於合水尾浣花等處樹機石設笓籬以拒之賊自升仙之敗徹橋塞門官軍進至清遠江爲梁而度有終與石普屯於城北門之西依壕爲土山分設鹿角又得舊草場造梯衝洞車攻具普專主之高繼勳張晌孫正辭攻城東上官正李繼昌王阮攻城西楊懷忠與巡檢殿直閤門祗候馬貴攻城南賊將趙延順盡驅兇黨以拒旣而延順中流矢死又遣其黨丁重萬立城門上官軍射之殪每攻城輒會雨城滑

不能上官軍及丁夫爲洞屋以進賊又鑿地道出掩之溺
壕中死者千餘軍勢小衂時方暑濕軍士多疾有終市藥
他州療之是月詔洛苑使入內副都知秦翰爲兩川捉賊
招安使有終與翰叶議於城北魚橋又築土山八月克城
北羊馬城遂設鴈翅敵棚覆洞屋以進逼羅城九月城北
洞屋成賊對設敵樓以抗官軍有終遣卒焚之賊自是銷
沮築月城以自固有終募敢死士間道以入賊爲藥矢中
者立死有終令卒蒙氊秉燧以入悉焚其芻稾機石先遣
東西南砦鼓譟攻城有終與石普分主洞屋以進普穴城
爲暗門門成賊攢戟於前無敢進者有二卒請行許以厚

賞乃麾戈直衝之賊鋒稍却遂入城有終登城樓下瞰賊
之餘衆猶砦天長觀前於文翁坊密設礮架高繼勳白于
馬亮請給稭秆油籸衆執長戟巨斧秉炬以進悉焚之楊
懷忠焚其砦天長觀前追至大安門復敗焉是夕二鼓均
與其黨二萬餘南出萬里橋門突圍而遁有終疑有伏遣
人縱火城中詰朝與秦翰登門樓牙吏有受僞署官職者
捕得立樓下傍積薪厝火其上索男子魁壯者令辨之曰
其嘗受其職即命左右捽投火中自晨至晡焚死者數百
人時謂寃酷均既走度合水尾由廣都略陵榮趣富順監
所過斷橋塞路焚倉庫而去初有終遣懷忠領虎翼軍追

之後二日石普繼往以全軍爲後援十月均至富順其將校以筏度江趨戎瀘蠻境朝廷每歲孟冬朔詔富順監具酒肴犒内屬蠻酋是日裁設具而均黨適至皆食焉聞懷忠追騎將至均心易之謂其黨曰速降懷忠令其衆負橧以行懷忠距富順六十里於楊家市少憩賊衆在後者邀戰懷忠遣騎士登高原覘賊且語其左右曰縱賊度江後悔無及聞石侯將至當以奇兵取之乃臨江列陣擊之餘黨散走有拏舟將度江而遁者懷忠合強弩射之溺死甚衆懷忠張旗鳴鼙入城均方在監署中其衆多醉均竄變縊死虎翼軍校魯斌斬其首詣懷忠獲僭僞法物旌旗甲

馬甚衆禽其黨六千餘人逆徒殲焉懷忠旋軍出北門石
普之衆始至奪均首馳歸成都梟于北市均本隸開封散
從直後補軍校初神衛軍之戍成都者以均及董福分二
指揮以領之福御衆有法部下皆優足均縱其下飲博軍
裝亦以給費是歲車駕幸河朔符昭壽與牛冕大閱於東
郊蜀人遨觀之二軍衣服鮮弊不等均衆因是慙憤益州
知州與鈐轄二厮並禁旅爲牙隊歲除冕以酒肴犒部士
而昭壽既驕恣復肆侵虐冕亦寬弛無政故詰朝合起爲
亂神衛卒既殺昭壽是日成都官吏方相與賀正聞變皆
奔竄牛冕與轉運張適縋城而出惟都巡檢使劉紹榮冒

刃格鬬既而衆寡不敵叛卒嘗未有主或欲奉紹榮爲帥者紹榮𢷬弓駡曰我燕人也比棄鄉土來歸本朝豈能與汝同逆汝亟殺我我肯負朝廷哉衆未敢動監軍王澤與均適至乃謂均曰汝所部爲亂盍自往招安均既往叛卒即擁之爲主紹榮自經死均僭號大蜀改元化順署置官稱設貢舉以張錯爲謀主錯本名美太原舊卒後爲神衛小校狡獪嘗歷戰陣粗習陰陽以熒惑同惡故勸均爲亂均實戇愞無謀嘗言官軍若至我當先路出迎自陳被脅之狀錯聞之擇軍中子弟署寄班以防守均令不與人接見官軍圍城每射箭招誘及令均子弟至城下均皆不之

知得箭書𨮁悉焚之自起至敗所守止一城而已均初署親軍爲天降虎翼後果爲虎翼軍所殺賊旣平遣承受供奉官楊崇勳乘傳告捷賜崇勳錦袍銀帶器幣有終加保信軍節度觀察留後以秦翰爲内園使恩州刺史石普爲冀州團練使高繼勳王阮並爲崇儀使孫正辭爲内殿崇班李繼昌爲獎州刺史張昫爲供備庫副使楊懷忠爲供備庫副使馬貴爲供奉官是役也懷忠之功居最爲石普所忌朝廷微聞之遣寄班安守忠按視戰所盡得其功狀以故懷忠復遷崇儀使領恩州刺史四年有終代還命爲涇原儀渭鎮戎路都部署辭不拜改知永興軍府徙秦州

景德初徙爲幷代副都部署賜黃金四百兩丁內艱起復
契丹入寇上幸澶淵詔有終率所部由土門抵鎮州與大
兵會旣而王超桑贊逗撓無功唯有終赴援威聲甚振河
北列城賴其雄張俄而契丹脩好命還屯所就判幷州召
拜宣徽北院使檢校太保二年七月暴疾卒年五十九贈
侍中録其子孝若爲內殿崇班閤門祗候孝傑爲內殿崇
班孝緒爲供奉官孝恭爲侍禁親族門客給事輩遷補者
八人有終倜儻自任不拘小節有幹局沈敏善斷不畏強
禦輕財好施歷典藩閫能撫士卒豐於宴犒官用不足則
傾私帑及榷錢以給之家無餘財奉身甚薄常所御者銅

鞍勒馬而已第在崇仁里者德讓所創有終在蜀嘗貸備用庫錢數百萬奏納其第償之優詔蠲免爲宣徽使特給廉鎮公用錢歲二千貫身沒之日宿負猶不啻千萬官爲償之王繼英在樞密頗忌有終進用屢言其在蜀及守邊厚費以收士卒心眞宗不之信卒保護焉

孝先字子思有鄰子也舉進士試祕書省校書郎知天長縣以衞濉訟其內亂除籍配均州後復知宛丘縣李繼隆判陳州薦其能加試大理評事契丹內寇眞宗幸大名孝先以部芻糧河北首至行在擢太常寺奉禮郎王均反益州隨李父有終進討孝先率先鋒與賊戰升僊橋斬首數

百得均金槍黃繖以獻改將作監丞李繼遷陷靈州朝廷調兵軍費多出於民關內大擾孝先請益募商人入粟塞下償以茶鹽召對稱旨命馳驛陝西與轉運使鄭文寶議立規畫後多施行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嘗建置三司拘收司以檢天下財利出入之數詔如其請知興元府坐保任失實降通判華州徙知鄆州宰相寇準擧換內園使知貝州會慈州民張熙載詐稱黃河都總管籍並河州郡芻糧數至貝州孝先覺其姦捕繫獄孝先欲因此爲奇功以動朝廷追司理參軍紀瑛教熙載僞爲契丹諜者號景州刺史兼侍中司空大靈宮使部送京師樞密院按得孝先

所敎狀謫澤州都監利號三州改環慶路兵馬鈐轄知邠州踰年領昭州刺史爲益州鈐轄再遷左藏庫使擢西上閤門使涇原路鈐轄兼知渭州復知邠州徙耀州以右領軍衛大將軍昭州刺史分司西京卒子簡夫

簡夫字太簡隱居不仕康定中樞密使杜衍薦之召見以祕書省校書郎簽書秦州觀察判官公事既罷居長安自以處士起不復肯隨衆調官多爲岐路求辟薦時三白渠久廢京兆府遂薦簡夫治渠事先時治渠歲役六縣民四十日用梢木數百萬而水不足簡夫用三十日梢木比舊三之一而水有餘知坊州徙閬州用張方平薦知雅州既

而辰州蠻酋彭仕義內寇三司副使李參侍御史朱處約
安撫不能定繼命簡夫往至則督諸將進兵築明溪上下
二砦據其險要拓取故省地石馬崖五百餘里仕義內附
擢三司鹽鐵判官以疾出知虢同二州累遷尚書職方員
外郎卒録其子壽臣爲郊社齋郎簡夫始起隱者出入乘
牛冠鐵冠自號山長關中用兵以口舌捭闔公卿既仕自
奉稍驕侈騶御服飾頓忘其舊里閭指笑之曰牛及鐵冠
安在

王超趙州人弱冠長七尺餘太宗尹京召置麾下及即位
以隸御龍直淳化二年累遷至河西軍節度使殿前都虞

候眞宗嗣位以翊戴功加檢校太傅領天平軍節度咸平
二年秋大閱禁兵二十萬于東郊超執五方旗以節進退
上御戎幄觀之面賜褒獎從幸大名與都虞候張進並爲
先鋒都大點檢傅潛逗撓得罪以超爲侍衛馬步軍都虞
候鎭州行營都部署又帥鎭定高陽關三路契丹入邊與
戰于遂城西俘馘二萬計斬其裨王騎將十五人手詔褒
美李繼遷陷清遠軍以超將西面行營之師禦之從帥永
興軍宰相言超材堪將帥遂以超帥定州路行營王繼忠
副之尋加鎭定高陽關三路都部署密遣中使賜以御弓
矢許便宜從事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咸平六年遼

師大入超召鎮州桑贊高陽關周瑩率兵會定州瑩以非詔旨不至遼兵圍望都超贊率兵赴之陣于縣南六里繼忠在陣東偏契丹出其背遮絶糧道人馬乏困繼忠馳前與契丹戰超贊遂旋師繼忠孤軍沒焉上即遣劉承珪李允則馳往察退衂之狀且言鎮州副部署李福拱聖軍都指揮使王昇當戰先旋福坐削籍流封州昇決杖配隸瓊州景德初上親巡澶淵召超赴行在復緩師期契丹遂深入會南北通好故薄其責止罷超三路帥爲崇信軍節度使徙知河陽又移鎮建雄知青州卒贈侍中再贈尚書令追封魯國公謚武康超爲將善部分御下有恩與高瓊同

典禁旅嘗休假他適過營壘軍校不時將迎瓊即命箠罰
超以爲非公行不當加罪人稱其恕然臨軍寡謀拙於戰
闞子德用
德用字元輔父超爲懷州防禦使補衙内都指揮使至道
二年分五路出兵擊李繼遷超帥兵六萬出綏夏德用年
十七爲先鋒將萬人戰鐵門關斬首十三級俘掠畜產以
數萬計進師烏白池他將多失道不至虜鋭甚超按兵不
進德用請乗之得精兵五千轉戰三日敵勢却德用曰歸
師迫險必亂乃領兵距夏州五十里絶其歸路下令曰亂
行者斬一軍肅然超亦爲之按轡繼遷躡其後左右望見

隊伍甚嚴整莫敢近超撫其背曰王氏有子矣累遷內殿崇班以御前忠佐爲馬軍都軍頭出爲邢洺磁相巡檢盜張洪霸相聚界上吏不能捕德用以氈車載勇士詐爲婦人飾過邯鄲賊果來邀勇士奮出悉禽之徙督捕陝西東路盜賊相戒曰此禽張洪霸者皆相率逃去爲環慶路指揮使尋以奏事忤旨責授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歷內殿直都虞候殿前左班都虞候柳州刺史遷捧日左廂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天聖初以博州團練使知廣信軍城壞久不治德用率禁軍增築之有詔褒諭徙冀州歷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康州防禦使侍衛親軍步軍馬

軍都虞候召還又爲并代州馬步軍副都總管遷殿前都虞候步軍副指揮使歷桂州福州觀察使章獻太后臨朝有求內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政也不可與太后固欲與之卒不奉詔乃止太后崩有司請衞士坐甲德用曰非故事也不奉詔仁宗閱太后閤中得德用前奏軍吏事奇之以爲可大用拜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德用謝曰臣武人幸得以馳驅自效賴陛下威靈待罪行閒足矣且臣不學不足以當大事帝遣使者趣入院遂爲副使久之以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同知院事遷知院歷安德軍加檢校太尉定國軍節度使宣徽南院使趙元昊反德用請

自將討之不許德用狀貌雄毅面黑頸以下白皙人皆異之言者論德用貌類藝祖御史中丞孔道輔繼言之且謂德用得士心不宜久典機密遂罷為武寧軍節度使徐州大都督府長史有言德用市馬於府州者上其券乃市於商人者言者猶不已降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州置判官家人皆惶恐德用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徙知曹州或謂德用曰孔中丞害公今死矣德用曰中丞言官豈害我者朝廷亡一忠臣可惜也起為保靜軍節度觀察留後知青州改澶州陝西用兵久無功契丹遣劉六符來求復關南地以兵壓境德用見帝流涕言臣前被罪

陛下赦而不誅令不足辱命帝慰勞曰河北方警藉卿鎮
撫之又賜手詔慰勉拜保靜軍節度使歲大熟六符見德
用拜曰此公仁政所及也徙真定府定州路都總管還奏
事復以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行徙定州路都總管日
訓練士卒久之士殊可用契丹使諜者來覘或請捕殺之
德用曰第舍之彼得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
大閱援桴鼓之士皆踊躍進退坐作終日不戮一人乃下
令具糗糧聽吾鼓聲視吾旗幟所向覘者歸告契丹謂漢
兵將大入既而復議和遂徙陳州又徙河南不行入奉朝
請出判相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徙鄭州封祁

國公還爲會靈觀使德用素善射雖老不衰侍射瑞聖園辭曰臣老矣不能勝弓矢帝再三諭之持二矢未發帝顧之使必中乃收弓矢謝一發中的再發又中帝笑曰德用欲中即中爾孰謂老且衰乎賜襲衣金帶加檢校太師復判鄭州徙澶州改集慶軍節度使封冀國公皇祐三年上疏乞骸骨以太子太師致仕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德用將家子習知軍中情僞善以恩撫下故多得士心雖屢臨邊境未嘗親矢石督攻戰而名聞四夷雖閭閻婦女小兒皆呼德用曰黑王相公帝嘗遣使問邊事德用曰咸平景德中賜諸將陣圖人皆死守戰法緩急不相救以至于屢

敗誠願不以陣圖賜諸將使得應變出奇自立異效帝以爲然德用雖致仕乾元節上壽預班廷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耶帝聞之起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至和元年遂以爲樞密使命入謁拜明年富弼相契丹使耶律防至德用與防射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將相皆得人矣帝聞之喜賜弓一矢五十後封魯國公求去位至六七乃以爲忠武軍節度使景靈宮使又以爲同羣牧制置使有詔五日一會朝聽子孫一人扶掖卒年七十九贈太尉中書令謚武恭加賜其家黃金德用諸子中咸融最鍾愛晚年

頗縱之多不法後更折節自飭官至左藏庫使眉州防禦使

論曰全義德驤遇知太祖太宗超復翊戴真宗宜致崇顯然董董無稱人者而各有子勤勳於國籍若知節生將家喜讀書立朝爭事以剛正稱天下其邦之司直歟有終起進士明幹知兵平蜀鉅賊振聲隣敵可謂肇敏戎公矣至於精神折衝名聞四夷矯矯虎臣則德用其有焉

列傳卷第三十七

[redacted]第三十八　宋史二百七十九

[redacted]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總裁臣脫脫等奉

[redacted]

王繼忠　傅潛　戴興　王漢忠

王能　張凝　魏能　陳興

許均　張進　李重貴　呼延贊

劉用　耿全斌　周仁美

王繼忠開封人父琉爲武騎指揮使戍瓦橋關卒繼忠年六歲補東西班殿侍眞宗在藩邸得給事左右以謹厚被親信即位補內殿崇班累遷至殿前都虞候領雲州觀察

使出為深州副都部署改鎮定高陽關三路鈐轄兼河北都轉運使遷高陽關副都部署俄徙定州咸平六年契丹數萬騎南侵至望都繼忠與大將王超及桑贊等領兵援之繼忠至康村與契丹戰自日昳至乙夜敵勢小却遲明復戰繼忠陣東偏爲敵所乘斷餉道超贊皆畏縮退師竟不赴援繼忠獨與麾下躍馬馳赴服飾稍異契丹識之圍數十重士皆重創殊死戰且戰且行旁西山而北至白城遂陷于契丹眞宗聞之震悼初謂巳死優詔贈大同軍節度賵賻加等官其四子景德初契丹請和令繼忠奏章乃知其尚在朝廷從之自是南北戢兵繼忠有力焉歲遣使

至契丹必以襲衣金帶器幣茶藥賜之繼忠對使者亦必
泣下嘗附表懇請召還上以誓書約各無所求不欲渝之
賜詔諭意契丹主遇繼忠甚厚更其姓名爲耶律顯忠又
改名宗信封楚王後不知其所終子懷節懷敏懷德懷政
真宗宮邸攀附者繼忠之次有王守俊至濟州刺史尉昭
敏至殿前都指揮使保靜軍節度翟明至洺州團練使王
遵度至磁州團練使楊保用至西上閤門使康州刺史鄭
懷德至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永州團練使張承易至
禮賓使吳延昭至供備庫使白文肇至引進使昭州團練
使彭睿至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武昌軍節度靳忠至侍

衛馬軍都虞候端州防禦使郝榮至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陳玉至冀州刺史崔美至濟州團練使高漢美至鄭州團練使楊謙至御前忠佐馬步軍副都軍頭河州刺史傅潛冀州衡水人少事州將張廷翰太宗在藩邸召置左右即位隸殿前左班三遷東西班指揮使征太原一日冊中流矢又從征范陽先至涿州與契丹戰生擒五百餘人翌日上過其所見積尸及所遺器仗嘉歎之師旋擢爲内殿直都虞候上對樞密言潛從行有勞賞薄復加馬步都軍頭領羅州刺史改捧日右廂都指揮使領富州團練使遷日騎天武左右廂都指揮使領雲州防禦使雍熙二年

命大將曹彬北征以潛爲幽州道行營前軍馬步軍都指
揮使師敗於拒馬河責受右領軍衛大將軍自檢校司徒
降爲右僕射仍削功臣爵邑明年起爲内外馬步都軍頭
領潘州防禦使尋拜殿前都虞候領容州觀察使端拱初
加殿前副都指揮使領昭化軍節度出爲高陽關都部署
淳化二年四月拜侍衛馬步軍都虞候領武成軍節度至
道中出爲延州路都部署改鎮州真宗即位領忠武軍節
度數月召還咸平二年復出爲鎮定高陽關三路行營都
部署契丹大入縁邊城堡悉飛書告急潛麾下步騎凡八
萬餘咸自置鐵檛鐵棰爭欲奮擊潛畏懦無方畧閉門自

守將校請戰者則醜言罵之無何契丹破狼山砦悉銳攻
威虜軍寧邊軍及祁趙游騎出邢洺鎮定路不通者踰月
朝廷屢間道遣使督其出師會諸路兵合擊范廷召桑贊
秦翰亦屢促之皆不聽廷召等怒因詬潛曰公恇怯乃不
如一嫗爾潛不能答都鈐轄張昭允又屢勸潛潛笑曰賊
勢如此吾與之角適挫吾銳氣爾然不得已分騎八千步
二千付廷召等於高陽關逆擊之仍許出兵為援洎廷召
等與契丹血戰而潛不至康保裔遂戰死及車駕將親征
又命石保吉上官正自大名領前軍赴鎮定與潛會潛卒
逗遛不發致敵騎犯德棣渡河湊淄齊刼人民焚廬舍上

駐大名而邊捷未至且諸將屢請益兵潛不之與有戰勝
者潛又抑而不聞上繇是大怒乃遣高瓊單騎即軍中代
之令潛詣行在至則下御史府命錢若水同劾按一夕獄
具百官議法當斬從駕羣臣多上封請誅之上貸其死下
詔削奪潛在身官爵幷其家屬長流房州潛子内殿崇班
從範亦削籍隨父流所仍籍沒其貲產五年會赦徙汝州
景德初起爲本州團練副使改左千牛衛上將軍分司西
京大中祥符四年車駕西巡至洛因令從駕還京遷左監
門大將軍還其宅久之判左金吾街仗天禧元年卒張昭
允者字仲孚衛州人以父秉蔭試大理評事潘美妻以女

奏換右班殿直以久次遷通事舍人端拱初契丹內擾命爲雄州監軍敵騎乗秋掠境上昭允與知州田仁朗選銳卒襲其帳敗走之進西上閤門副使提總左右藏金銀錢帛昭允以諸州綃常度外長數尺請裂取付工官備他用歲獲羨餘既而士卒受冬服度之不及程出怨言昭允坐免官俄起爲崇儀副使累遷西上閤門使河西馬步軍鈐轄屯石州會討李繼遷王超出夏綏州路領後陣超深入數百里踰白池道阻糧絕昭允以所部援之戎人大敗眞宗即位以昭允章懷皇后姊壻頗被親信咸平二年命爲鎭定高陽關行營馬步都鈐轄時傅潛爲都部署畏懦城

守昭允屢勸其出兵潛按兵不動潛既得罪昭允亦削奪
官爵長流道州景德二年起爲楚州團練副使改右神武
將軍大中祥符元年卒昭允喜筆札習射曉音律子正中
居中

戴興開封雍丘人年十餘歲以勇力聞里中及長身長七
尺餘美髭髯眉目如畫太宗在藩邸興詣府求見奇之留
帳下即位補御馬左直遷直長再遷御龍直副指揮使從
征太原先登中流矢補御龍弓箭直指揮使遷都虞候一
日帝問興曰汝頗有尊屬否對曰臣父延正兄進皆力田
即召延正爲諸衞將軍進爲天武軍使俄以興領嚴州刺

史攺天武左廂都指揮使領勝州團練使雍熙三年曹彬
等北征失律諸將多坐黜免以興爲侍衛步軍都虞候領
雲州防禦使契丹撓邊命興屯澶州以備非常改本州觀
察使充天雄軍副都部署端拱初遷步軍都指揮使領鎮
武軍節度賜襲衣金帶鞍勒馬歷澶州天雄軍都部署改
殿前副都指揮使出帥鎮定二州時盜賊羣起會五巡檢
兵討之踰月不能克興陰勒所部潛出擊之擒戮殆盡未
幾徙高陽關遷殿前都指揮使領定國軍節度賜白金萬
兩歲加給錢七百萬淳化五年出爲定武軍節度歲加給
錢千萬西北未平徙夏州路行營都部署知州事時五路

討李繼遷興所部深入千餘里不見賊會太宗崩三上表求赴國哀不俟報上道及至京師以擅離所部左遷左領衛上將軍咸平初兼判左金吾街仗俄出知京兆府卒贈太尉遣中使護其喪歸葬鄉里録其子永和永豊

王漢忠字希傑徐州彭城人少豪蕩有膂力形貌魁岸善騎射節帥高繼沖欲召至帳下漢忠不往因毆殺里中少年遂亡經宿復蘇其父遣人追及於蕭縣漢忠不肯還西至京師太宗在藩邸召見奇其材力置左右即位補殿前指揮使累遷内殿直都知從征太原先登流矢中眸戰益急上壯之遷東西班指揮使劉繼元降以所部安撫城中

師還改殿前左班指揮使三遷右班都虞候領涿州刺史雍熙中改馬步軍都軍頭端拱初出爲賓州團練使歷冀貝二州部署徙天雄軍二年入爲侍衛馬軍都虞候領洮州觀察使高陽關副都部署契丹南侵漢忠合諸軍擊敗之斬馘甚衆淳化初徙定州五年遷殿前都虞候眞宗即位自中山召歸俄復出爲高陽關都部署進領威塞軍節度咸平三年又爲涇原環慶兩路都部署兼安撫使遷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改鎭定高陽關都部署三路都排陣使契丹掠中山漢忠率諸將陣于野契丹遁追斬甚衆獲其貴將加殿前副都指揮使改領保靜軍節度五年罷西面

經略使命漢忠爲邠寧環慶兩路都部署李允正宋沆爲鈐轄領戍兵二萬五千人委漢忠分道控制數月召還坐違詔無功責爲左屯衛上將軍出知襄州常奉外增歲給錢二百萬未上道暴得疾卒贈太尉以其長子内殿崇班從吉爲閤門祗候次子從政從益爲左右侍禁漢忠有識略軍政甚肅每行師詰旦必行香祝曰願軍民無犯吾令違者一毫不貸故所部無盜性剛果不務小節輕財樂施好讀書頗能詩喜儒士待賓佐有禮名稱甚茂以是自矜尚羣帥不悅漢忠沒後其子從吉詣闕上書訟父冤因歷詆羣臣有行賂樹黨及蒙蔽邊防屯戍艱苦之事眞宗命

樞密王繼英等閲狀從吉止誦狀中語他無所對上以從吉付御史具伏乃進士楊逢爲之辭從吉坐除名配隨州逢杖配春州

王能廣濟定陶人初事州將袁彦太宗在晋邸召置左右即位補内殿直六遷至殿前左班指揮使進散員都虞候久之領潘州刺史再遷殿前右班都虞候兼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咸平初自捧日右廂都指揮使出爲濟州團練使知靜戎軍建議決鮑河斷長城口北注雄州塘水爲戎馬限方舟通漕以實塞下又開方田盡靜戎順安之境北邊來寇能擊走之初真宗詢軍校勤勇者委以方面因

語宰相曰聞王能魏能頗宣力公家陳興張禹珪亦有聲
于時才固難全技十得五亦有助也景德初擢本州防禦
使與魏能張凝並命出爲邢洺路都部署俄改鎮定高陽
關三路行營都部署押策先鋒護城祁州躬率丁夫旦暮
不離役所宴犒周洽會詔使自北至者言之手詔褒飭連
徙天雄軍高陽關二部署改定州副都部署大中祥符二
年詔合鎮定兩路部署爲一命能領之明年召入拜侍衛
步軍副都指揮使領曹州觀察使祀汾陰留爲京城巡檢
兼留司殿前司事禮成加領振武軍節度復爲鎮定副都
部署兼知定州八年表求入覲許之先是節帥陛見必飲

於長春殿掌兵者則不預至是特令用藩臣例有司言能
旣赴坐則殿前馬軍帥皆當侍立繇是特令諸帥預坐自
是掌兵者率以爲例俄還屯所改領静江軍節度天禧元
年轉都指揮使領保静軍節度是冬代還入見以足疾免
舞蹈賜宴累表求觧特與告醫療二年制授彰信軍節度
罷軍職赴鎮以地近其鄉里寵之也明年卒年七十八贈
太尉而録其子守信等官
張凝滄州無棣人少有武勇倜儻自任鄉人趙氏子以材
稱凝耻居其下因挾弓與角勝負約築土百步射之凝一
發洞過矢激十許步抵大樹而止觀者歎服節帥張美壯

之召置帳下太宗在藩邸聞其名以隸親衛即位補殿前
指揮使稍遷散祗候班都虞候淳化初以其有材幹與王
斌王憲並授洛苑使凝領繡州刺史賜襲衣金帶每須賚
必異等出爲天雄軍駐泊都監移貝州改高陽關行營鈐
轄六宅使眞宗踐阼加莊宅使遷北作坊使咸平初契丹
南侵凝率所部兵設伏於瀛州西出其不意腹背奮擊挺
身陷敵凝子昭遠年十六從行即單騎疾呼突入陣中掖
凝出左右披靡不敢動明年契丹兵大至車駕幸大名凝
與范廷召於莫州東分據要害斷其歸路契丹宵遁凝縱
兵擊之盡奪所掠生口資畜徙鎮定高陽關路前陣鈐轄

遷趙州刺史四年召還代潘璘爲邠寧環慶靈州路副部署兼安撫使時斥堠數擾轉運使劉綜懼飛輓不給問計於凝凝曰今當深入因敵資糧不足慮也乃自白豹鎮率兵入敵境生擒賊將燒蕩三百餘帳芻糧八萬斬首五千餘獲牛馬器甲二萬降九百餘人慶州蕃族胡家門等桀黠難制凝因襲破之又熟户與生羌錯居頗爲誘脅凝引兵至八州原分水嶺柔遠鎮降砦穀等百七十餘族合四千户邊境獲安就加寧州團練使景德初遷本州防禦使代楊嗣爲定州路行營副部署徙保州駐泊又兼北面安撫使時王超爲總師以大兵頓中山朝議擇凝與魏能田

敏楊延昭分握精騎俟契丹至則深入以牽其勢超嘗請
四人悉隸所部上以本設奇兵撓敵之心腹若復取裁大
將則無以責効乃令凝等不受超節度時魏能逗撓退保
城壁衆皆憤悱責讓能凝獨黙然或問之凝曰能麤材險
愎既不爲諸君所容吾復切言之使其心不自安非計也
上聞而嘉其有識車駕觀兵澶淵凝率衆抵易州既而契
丹受盟北歸所過猶侵剽不已遂以凝爲緣邊安撫使提
兵躡其後契丹乃不敢略奪改高陽關部署明年議勞就
加殿前都虞候卒凝忠勇好功名累任西北善訓士卒繕
完器仗前後賞賜多以犒師家無餘貲京師無居第眞宗

悼惜之贈彰德軍節度遣中使護喪還京官給葬事厚卹其家子昭遠

魏能鄆人也少應募隷雲騎軍後選補日騎左射又隷殿前班七遷散負左班都知舊制諸軍辭見才器勇敢或迴異出羣者許將校交舉以任使毋枉其志能時戍外藩咸未有舉者太宗曰能材勇過人朕可自保由是進用之端拱二年加御前忠佐馬軍副都軍頭歷殿前左班都虞候領溪州刺史加秩轉馬步軍都軍頭咸平三年眞拜黃州刺史明年爲鎭定高陽關三路前陣鈐轄五年知鄭州團練使復任威虜軍契丹入寇能當城西與諸將合戰無憚

色大敗其衆斬首二萬級契丹統軍鐵林公來薄陣能發矢殪之并其將十五人奪甲馬兵械益衆契丹復入能率州軍逆戰南關門遣其子正與都監劉知訓間道絕敵行勢戰數十合退薄西山下破走之獲器甲十八萬契丹嘗謀入鈔能偵知即發兵逆擊生擒酋帥殄滅殆盡六年改威虜軍部署知軍事士民詣闕下乞留能詔嘉之能建言戍卒逃邊境者請沒其妻與子為奴婢上慮嚴迫聽緩期自新違以法坐會浚順安軍營田河道以扼寇徙莫州路部署石普屯兵順安之西境詔能與楊延昭田敏掎角為備景德初破敵長城口追越陽山斬首級獲兵器益衆詔

賜錦袍金帶復以所部禦寇于順安六月召拜防禦使復
出爲寧邊軍路部署詔推能果略再任以威虜使副精兵
伺敵動止邊人百餘掠居民樹蕃僧爲師能與田敏楊勲
合兵設伏擊之擒其帥賊來逼城能出兵拒之小衂即卻
陣入城張凝以兵擊卻之會詔能與凝領偏師分道入幽
易牽制契丹之勢能畏愞不前且不戢所部多俘奪人馬
俄徙屯定州及遣凝躡迹北行能麤險自度無功心愧多
怨辭以訕閫朝議謂能剛猾少檢不可專任乃命綦政敏
爲鈐轄俾同職焉明年師還大名時王能曹璨各領兵歸
關即城下鈐轄孫全照遣能璨之師由北門分道先入能

師繼之能怒全照之後已即疾驅競入全照射之能嚄唶
不堪奪全照弓以去翌日詣判府王欽若誣全照射傷押
隊閤門楊凝詞頗紛競全照密疏能摧兵退縮師緩失期
及師旋不整狀上初聞能逗遛微怒會全照奏乃貸實于
張凝白守素等即責授右羽林將軍出為華縣都監明年
以自陳特改官右驍衛大將軍虢州都監累遷加領康州
團練使大中祥符八年卒錄其子正為閤門祗候靖為三
班奉職

陳興澶州衛南人開寶中應募為卒得隸御龍右直太宗
征河東幸幽陵興常從特被賞賜累遷天武指揮使端拱

中攺御前忠佐步軍副都軍頭王超爲并代部署奏興隨軍遣戍汾州明年李繼隆行營河西興隷麾下部清朔龍衛諸軍克綏夏銀州繼隆命權知夏州尋還屯所受詔提轄河東縁邊城池器甲芻糧至道初繼隆薦其材幹召補御龍弩直都虞候咸平初爲馬軍都軍頭領蒙州刺史三年真授憲州刺史知霸州徙滄州副都部署移石隰駐泊會城綏州詔興錢若水往視利害事具若水傳又徙涇原儀渭鎮戎軍部署上言鎮戎軍去渭州瓦亭砦七十餘里中有二堡請留兵三百人戍之俄與曹瑋秦翰領兵抵鎮戎軍西北武延鹹泊川掩擊蕃寇章埋族帳斬二百餘級

生擒三百餘人奪鎧甲牛羊駞馬三萬計詔書嘉奬賜金帶錦袍器幣繼遷所部康奴族往歲鈔劫靈州援糧恃險與衆尤桀黠難制復與秦翰等合衆進討窮其巢穴俘老幼獲器畜甚衆盡焚掘其窖藏復詔襃之仍加賜賚其年六合大首領潘羅支言欲率諸蕃擊賊請會兵靈州上以道遠難刻師期詔與俟羅支報至即勒所部過天都山以援勿須奏命會繼遷死事寢景德三年遷本州團練使知徐州興起行伍有武略所至頗著聲績眞宗言軍校之材必以興爲能大中祥符初召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領登州防禦使出爲邠寧環慶路副都部署兼知邠州坐擅

釋刼盜罷軍職改叙州防禦使知懷州六年卒
許均開封人父邈太常博士均建隆中應募為龍捷卒征
遼州以功補武騎十將賜錦袍銀帶開寶中遷武騎副兵
馬使從曹彬征金陵率衆陷水砦流矢貫手改本軍使從
征河東攻隆州城先登陷之中八創遷副指揮使前後屢
被賞賚出屯杭州妖僧紹倫結黨為亂均從廵檢使周瑩
悉擒殺之端拱初補指揮使從李繼隆秦翰赴夏州擒趙
保忠令均率兵衞守改龍衞第四指揮使俄屯夏州賊來
犯境一日十二戰走之又從石普擊賊于原州牛欄砦深
入獲牛羊漢生口甚衆普表上其功遷第三軍指揮使咸

平初以御前忠佐馬軍都軍頭戍秦州王均之亂遣乘傳之蜀隸雷有終麾下守魚橋門又從秦翰追殺賊黨於廣都降其衆七千餘驛召授東西班都虞候領順州刺史五年稍遷散員都虞候嘗召見訪以北面邊事翌日真拜磁州刺史深州兵馬鈐轄六年改涇州駐泊部署數月知鎮戎軍嘗出巡警至隴山木峽口真宗以其無故離城慮有狂寇奔突詔書戒敕俄以其不明吏治用曹瑋代之徙爲邠州駐泊部署改永興軍部署車駕將巡澶淵詔均與知府向敏中及鳳翔梁鼎同提總諸州巡檢捕盜事至河陽召赴行在時有王長壽者本亡命卒有勇力多計慮聚徒

百餘是春抵陳留剽劫縣民捕之不獲朝廷遣使益兵逐之澶濮間會契丹南侵夾河民庶驚擾長壽結黨愈衆人皆患之均至胙城長壽與其徒五千餘人入縣鈔掠均部下徒兵裼袒與鬬均以方略誘之生擒長壽斬獲惡黨皆盡上以方禦敵未欲因捕賊獎均但賞均部下卒被傷者賜帛遷級焉明年追叙前勞擢爲本州團練使尋出知代州四年秋均被疾以米銑代還未至而均卒録其子懷忠爲奉禮郎懷信爲侍禁幼子懷德自有傳

張進兖州曲阜人拳勇善射挽彊及石餘應募曹州隷鎮兵太祖親選勇士奇進才力以補控鶴官積勞至御龍弩

直都虞候領恩州刺史至道中兼御前忠佐步軍都軍頭
太宗嘗幸內廄進以親校執鉞前導體質瓌岸迥出儕輩
太宗熟視異之擢爲天武右廂都指揮使領賀州團練使
咸平初遷昭州防禦使充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京城左
右廂巡檢未幾遷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二年秋閱武
近郊進與殿前都指揮使王超親執金鼓節其進退軍容
甚肅從上北征又與超管勾大陣及先鋒策應三年權殿
前都虞候遷侍衛步軍都虞候鎮州副部署徙天雄軍部
署會河決鄆州王陵口發數州丁男塞之命進董其役凡
月餘畢詔褒之移并代副都部署李繼遷寇麟州州將遣

單介間道乞師太原諸將以無詔旨猶豫未決進獨抗議發兵赴援既至而圍解手詔襃美契丹侵中山命進率廣鋭二萬騎由土門會兵鎮定未至而敵退復歸晉陽景德元年卒上遣中使護喪還京官給葬事子元晉至内殿崇班閤門祗候天禧末録其次子元素爲三班借職

李重貴孟州河陽人姿狀雄偉善騎射少事壽帥王審琦頗見親信以甥妻之補合流鎮將鎮有群盜以其尚少謀夜入劫鈔重貴知之即棄柵課民習射盜聞之潰去太宗在藩邸知其勇幹召隸帳下即位補殿前指揮使累遷至龍衛左第四軍都指揮使領河州刺史改捧日右廂都指

揮使領夔州團練使至道二年出爲衞州團練使未行會命將五路討李繼遷以重貴爲麟府州濁輪砦路都部署得對便殿因言賊居沙磧中逐水草牧畜無定居便戰鬭利則進不利則走今五路齊入彼聞兵勢太盛不來接戰且謀遠遁欲追則人馬乏食將守則地無堅壘賊既未平臣輩何顏以見陛下太宗善之出御劒以賜又累遣使撫勞既而諸將果無大功及還命爲代并副都部署真宗即位加本州防禦使徙高陽關行營副都部署咸平二年契丹南侵議屯兵楊疃張凝領先鋒遇敵重貴率策應兵酣戰全軍而還范廷召自定州至遇契丹兵交戰康保裔大

陣為敵所覆重貴與凝赴援腹背受敵自申至寅疾力戰敵乃退時諸將頗失部分獨重貴與凝全軍還屯凝議上將士功狀重貴喟然曰大將陷沒而吾曹計功何面目也上聞而嘉之明年春以勞進階及食邑徙知貝州召至勞問復遣入郡是冬徙滄州駐泊副都部署兼知州事以疾求還京就醫藥既愈連為邢州天雄軍二部署又知冀州景德初車駕幸澶淵召還為大內都部署明年春出知鄭州以疾甚授左武衛大將軍領潘州防禦使改左羽林軍大將軍致仕大中祥符三年卒

呼延贊幷州太原人父琮周淄州馬部都指揮使贊少為

驍騎卒太祖以其材勇補東班長入承旨遷驍雄軍使從王全斌討西川身當前鋒中數創以功補副指揮使太平興國初太宗親選軍校以贊爲鐵騎軍指揮使從征太原先登乘城及堞而墜者數四面賜金帛獎之七年從崔翰戍定州翰言其勇擢爲馬軍副都軍頭稍遷內員寮直都虞候雍熙四年加馬步軍副都軍頭嘗獻陣圖兵要及樹營砦之策求領邊任召見令之作武藝贊具裝執鞬馳騎揮鐵鞭棗槊旋繞廷中數四又引其四子必興必改必求必顯以入迭舞劍盤槊賜白金數百兩及四子衣帶端拱二年領富州刺史俄與輔超並加都軍頭淳化三年出爲

保州刺史冀州副都部署至屯所以無統御材改遼州刺史又以不能治民復爲都軍頭領扶州刺史加康州團練使咸平二年從幸大名爲行宮内外都巡檢眞宗嘗補軍校皆叙已功或至讙譁贇獨進曰臣月奉百千所用不及半忝幸多矣自念無以報國不敢更求遷擢將恐福過災生再拜而退衆嘉其知分三年元德皇太后園陵命掌護儀衛及還而卒贇有膽勇鷙悍輕率嘗言願死於敵徧文其體爲赤心殺賊字至於妻孥僕使皆然諸子耳後別刺字曰出門忘家爲國臨陣忘死爲主及作破陣刀降魔杵鐵折上巾兩旁有刃皆重十數斤絳帕首乘騅馬服飾詭

異性復鄙誕不近理盛冬以水沃孩幼冀其長能寒而勁
健其子嘗病賛刲股爲羹療之賛卒後擢必顯爲軍副都
軍頭

劉用相州人祖萬進河中府馬步軍都指揮使父守忠左
驍衛大將軍致仕用曉音律善騎射事太宗于晉邸即位
補軍職累遷散都頭都虞候端拱初爲馬步軍副都軍頭
領涼州刺史鎮定招安使轉捧日都指揮使李順亂蜀爲
西路行營鈐轄賊平遷祈州刺史至道初爲河西烏白池
都鈐轄斬首千餘級奪馬五百疋改高陽關副都部署眞
宗即位加本州團練使并州副都部署咸平中徙貝州俄

知瀛州復爲高陽關副都部署時烽候數警用建議益邊兵俟其南牧即率驍鋭出東路以牽制其勢因圖上地形上召宰相閱視可其奏且令轉運使於保州威虜靜戎順安軍預備資糧六年命將三路出師扞敵詔用與劉漢凝田思明領兵五千由東路會石普孫全照掎角攻之未幾換鎮州副部署景德初爲邢州部署車駕北征用以城守之勞進爵邑歷知齊陳潞三州大中祥符二年卒

耿全斌冀州信都人父顥懷順軍校全斌少豐偉顥攜詣陳摶摶謂有藩侯相顥戍西蜀全斌往省乘舟泝江夜大風失纜漂七十里至曙風未止舟忽泊岸人頗異之後遊

京師屬太宗在藩邸全斌候拜于中衢自薦材幹得召試武藝以善左射隷帳下即位補東班承旨稍遷驍猛副兵馬使從征太原還遇契丹于蒲陰追擊至徐河因據水口要害遷補日騎副兵馬使雲騎軍使屯瀛州與契丹戰所乘馬兩中流矢死凡三易乘戰不却契丹爲引去端拱初擊蕃部于宥州敗之歷雲騎指揮使御前忠佐馬軍副都軍頭改馬軍都軍頭戍深州累轉散直都虞候領順州刺史改殿前左班都虞候馬步軍都軍頭全斌在軍中有能名真宗嘗召問邊事全斌口陳利害甚稱旨因謂輔臣曰元澄鄭誠耿全斌人多稱之觀其詞氣若有志操止在宿

衛無以見其才宜以邊郡試之遂拜雄州刺史知深州徙石隰部署以備河西繼遷死全斌率兵入伏落關誘蕃部來歸者數千人俄知安肅軍嘗繪山川險易爲圖以獻契丹來侵自山北抵河濟全斌遣子從政焚橋砦分率精兵擊走之改冀州刺史高陽關鈐轄擢從政爲侍禁寄班祗候大中祥符初封禪泰山以爲濮州鈐轄其年還京師卒

周仁美深州人開寶中應募隸貝州驍捷軍關南李漢超選備給使屢捕獲契丹諜者從漢超戰于西嘉山身中重創補隊長漢超上其功隸殿前班賜衣帶鞍勒馬什物奴婢器械命王繼恩引入縱觀過祗候庫太祖問其力能貫

錢幾許仁美曰臣可勝七八萬太祖曰可惜壓死止命貿
四萬五千因賜之稍遷右班都知御前忠佐馬軍副都軍
頭戍環州時牛耶泥族累歲爲寇仁美與陳德玄宋思恭
往擊之斬首三千級獲牛羊三百餘發戎族囷窖以餉師
又與思恭討募窰泉岌拖族格鬬斬八十餘級至道初石
昌牛耶泥族復叛德玄令仁美提兵撫輯之仁美謂石昌
鎭主和文顯曰此賊不除邊患未弭因厚設殽酒召酋長
二十八人縛送州獄自是諸族慴畏二年又與馬紹忠白
守榮田紹斌部芻糧趣清遠軍仁美爲先鋒至岐子平與
虜角走之明日又戰于浦洛河自巳至戌戰數十合進壁

乾河紹忠守榮皆敗走紹斌退止浦洛獨仁美所部不滿三千身中八創護芻糧官吏直抵清遠紹斌繼至深歎其勇幹表上其功時運糧民道路被傷者相繼仁美領徒援護悉抵環州又遇虜於橐駞路擊走之先是諸蕃每貢馬京師爲繼遷邀擊仁美領騎士爲援賊不敢犯補澶州龍衛軍都虞侯部署李繼隆奏留麾下選軍中伉健者千人令仁美領之屢入敵境戰有功俄還澶州召見會令諸軍射仁美自陳筋力未衰願對殿廷發二矢上許之既而前奏曰臣老於戎門多戍外郡罕曾入覲京闕前後征行體被三十餘創今日得對萬乘千載之幸儻或備員宿衛立

殿庭下一日足矣上顧傳潛而笑潛亦稱其武幹力留補馬步軍副都軍頭潛屯北面常以自隨契丹攻蒲陰仁美領萬騎觧其圍又從王超屯鎮定儀渭累遷龍衞軍都指揮使領順州刺史復屯鎮定時州有亡命卒聚盜剽村閭爲患王超委仁美招捕仁美選勇敢卒詐亡命趣賊所得其要領即自往諭以禍福留賊中一日超怒失仁美求之甚急詰旦仁美至具道其事乃出庫錢付仁美爲賞不數日賊悉降凡得二百餘人以隸軍籍景德中徙屯陳州入掌軍頭引見司大中祥符元年從駕泰山命檢視山下諸壇牲牢祭饌明年出爲磁州團練使知衞州俄改滄州部

署移高陽關副部署八年擢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領獎州防禦使遷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改領端州防禦使權京新城內都巡檢先是巡兵捕亡卒盜賊不獲皆有罰而獲者無賞仁美因差立賞格以聞詔從其請天禧三年卒

論曰繼忠臨陣赴敵以死自效其生也亦幸而免然在朔庭貴寵用事議者方之李陵而大節固已虧矣潛爲三路帥擁兵八萬餘大敵在前逗撓畏縮致康保裔以無援戰沒此而不誅宋於是乎失刑矣興均輩或由藩邸進或自行伍起一時際會出則書勳轅門入則拱扈巖陛求其如

古名將則未之見也

列傳卷第三十八

列傳卷第三十九　宋史二百八十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田紹斌　王榮　楊瓊　錢守俊

徐興　王杲　李重誨　白守素

張思鈞　李琪　王延範

田紹斌汾州人仕河東劉鈞為佐聖軍使戍遼州周顯德四年領五十騎來歸鈞屠其父母家屬世宗召補驍武副指揮使宋初隨崔彥進征李筠攻大會砦破之以功遷龍捷指揮使又敗筠於澤州茶碾村筠

退保澤州紹斌鑿濠圍守流矢中左目前軍部署韓
令坤以其事聞及太祖召見于潞州紹斌殺晉軍益
衆奪其鎧甲又從討李重進于楊州壁城南圍三日
城潰斬首踰千級賜袍帶繒帛尋補馬軍副都軍頭
龍衛指揮使下荆湖平嶺南率皆從行討蜀隸大將
劉延讓麾下會全師雄寇神泉紹斌率所部敗其黨
數千時漢劒道梗因賴以寧太祖遣使孫晏齎詔賜
賚有加凡在蜀三歲剿盜殄除還改龍捷都虞候嘗
盜官馬貿直盡償博進事發獄具有司引見講武殿
紹斌稱死罪太祖知其驍勇欲宥之執於門外遣内

侍私謂之曰爾令死有餘責紹斌曰若恩貸臣死當盡節以報俄復引見釋之且密賜白金會征江南擇諸軍借事得五百人為步鬬軍令紹斌領之及率雲騎二千抵昇州城下克獲居多太祖親討河東命紹斌從何繼筠扼契丹兵于北百井奪賊鼓幟而還太平興國初擢龍衛軍指揮使領江州刺史二年梅山峒蠻叛命與翟守素分往擊之至邵州聞蠻酋符漢陽死去其居十里大潰其衆擒蠻二萬令軍中取利劒二百斬之餘五千遣歸諭諸洞自是其黨帖服太宗賜以金帛緡錢金帶鞍馬歷天武日騎軍指揮使

改馬步都軍頭出戍鎮定高陽關曹彬之攻幽州也命為先鋒指揮數遇契丹兵鬬奪牛羊器甲師還召見便殿加領溪州團練使復遣屯北面端拱元年拜冀州防禦使尋改解州淳化中為河中同州坊鄜延橫嶺蕃界都巡檢使會鄭文寶議城席雞城砦為清遠軍紹斌與文寶領其役城畢以文寶之請命為知軍事至道元年拜會州觀察使仍判解州俄充靈州馬步軍部署領徒入蕃討賊斬首二千級獲羊馬橐駝二萬計馬以給諸軍之闕者捷聞手詔嘉諭之數部金粟帛詣靈武清遠遠人讋服不擾未幾皇甫繼

明白守榮等督轉餉於靈州紹斌率兵援接抵鹹井
賊踰三千餘來薄陣且行且鬬至耀德凡殺千人寇
復尾後紹斌為方陣使被傷者居中自將騎三百步
弩三百與敵兵确于浦洛河大敗之初守榮與紹斌
為期既而繼明卒故後一日遂為賊所圍守榮等欲
擊之紹斌曰蕃戎輕佻勿棄輜重與戰當按轡結陣
徐行守榮等忿曰若但率兵來迎勿預吾事紹斌因
率所部去輜重四五里繼遷初見紹斌旌旗不敢擊
守榮等自欲邀功與戰賊先伏兵以羸騎挑戰已而
伏發守榮等戰敗丁夫愕眙遁竄蹊踐至死者衆紹斌

率所部徐還一無遺失至清遠與張延州會食見濠中人裸而呼曰我白守榮也繩引而上解衣遺之遣內侍馬從順驛聞太宗嘉之優詔褒美時命李繼隆范延召討繼遷就命紹斌為本州都部署兼內外都巡檢使繼隆以浦洛之敗上聞言紹斌握兵不顧自言靈武非我不能守欲圖方面有異志太宗怒曰此昔嘗背太原來投今又首鼠兩端真賊臣也即遣使捕繫詔獄鞫問貶右監門衛率府副率虢州安置真宗即位召還授右監門衛大將軍領叙州刺史尋改萊州防禦使詔還其所籍居第賜良馬十匹調環

慶靈州清遠軍部署慶州有野雞族數為寇掠道路患之嘗有驍捷卒二十餘往邠州為其掠奪即馳告紹斌紹斌召其酋帥三人斷臂截劓放還寇感而化帖服紹斌素勇悍與同職頗不叶轉運使宋太初每按部靈州清遠多貿市紹斌語發其私太初恚銜之及還朝言紹斌之過尋赴召直其事咸平二年北面寇警復命為鎮定高陽關路押先鋒隸傅潛潛遣與石普並戍保州普陰與知州楊嗣議出兵擊討之及夜普嗣未還紹斌疑其敗衄即領兵援之普嗣果為賊所困度嚴涼河頗喪師衆及紹斌至即合兵疾戰

獲一百四十餘人以勞遷邢州觀察使潛屯中山紹
斌三馳書於潛且言邊衆大至但列兵唐河南背城
與戰慎無窮追潛性巽懦聞之益不敢出賊衆益熾
焚刼城砦車駕駐大名召潛屬吏詞逮紹斌即遣使
械繫下御史臺鞫問免官黜為左衛率府副率送往
上都禁其出入五年授右千牛衛將軍致仕景德初
起為左龍武軍將軍永城兵馬都監三年遷左監門
衛大將軍帝以紹斌久失職不宜在衝要乃徙考城
都監太中祥符初領長州刺史從東封朝覲壇就班
軍士建充庭旗旗倒壓紹斌仆地遽起無傷時紹斌

已老其壯健若此遷左領軍衛大將軍領康州團練使鞏縣都監三年卒年七十七紹斌長兵間習戰法其後累以格鬬立功然性暴戾故屢被黜子守信為内殿崇班閤門祗候

王榮定州人父洪嗣仕晉為本州十縣遊奕使榮少有膂力事瀛州馬仁瑀為廝役太宗在藩邸得隸左右即位補殿前指揮使稍遷本班都知員僚直都虞候盜發棣州州兵不能捕榮往討擒之加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領懿州刺史坐受秦王廷美宴勞出為濮州馬軍教練使未行馬仁瑀子告榮與秦王親

吏善因狂言我不久當得節帥坐削籍流海島雍熙中召還為副軍頭端拱初改員寮左右直都虞候兼都軍頭復領懿州刺史累遷龍衛都指揮使領羅州團練使率兵戍遂城邊騎來寇擊敗之擒千餘人召拜侍衛馬軍都虞候峰州觀察使出為定州行營都部署榮麤率所為不中理侵取官地蒔蔬吝惜公錢不以勞將士且母老不迎養供給甚薄太宗聞而怒曰忠臣出於孝子之門榮事親若此竄逐之餘兇行弗悛豈可復置左右效晉帝養成張彥澤耶即詔罷督責授右驍衛大將軍寄班供奉官張明護定州兵

覩榮不法問嘗規正榮護短每疾其攻己并宅使王
斌亦監軍是州素與榮善意明搆榮之罪因撫明以
報怨下樞密院問狀皆不實上怒語左右曰張明起
賤微中以蹴鞠事朕潔己小心見於輩流夫刑罰之
加必當其罪今王斌以榮故而曲奏明罪欲致刑憲
苟失其當適足以快榮之心而誣罔得以肆行矣且
榮凌轢同類事君與親鮮竭其力國家賞罰之柄非
所敢私將帥之職非裨校同朕豈黨張明而棄王榮
哉素何不求直於理之當也遂賜勞明緡錢束帛榮
遷右羽林軍大將軍真宗即位領獎州刺史尋授濱

州防禦使遷涇原儀渭駐泊部署咸平二年車駕北
征召為貝冀行營副都部署師旋復還涇原明年援
送靈武芻糧踈於智略不嚴斥候至積石夜為蕃寇
所刼營部大亂衆亡殆盡法當誅恕死除名配均州
六年起為左衛將軍景德初權判左金吾街仗司事
上觀兵澶淵契丹游騎涉河冰抵濮州境命為黃河
南岸都巡檢使與鄭懷德自行在領龍衛兵追襲時
已詔滄州部署荊嗣先率所部屯淄青遣榮等合兵
邀擊之三年遷左神武軍大將軍領恩州刺史郊祀
改左龍武軍領達州團練使大中祥符中遷左衛大

將軍領昌州防禦使六年朝太清宮命為河南府駐泊都監九年卒年七十官其一子榮善射嘗引強注屋棟矢入木數寸時人目為王硬弓

楊瓊汾州西河人幼事馮繼業以材勇稱太宗召置帳下即位隸御龍直三遷神勇指揮使從征太原以勞補御龍直指揮使雍熙初改弩直都虞候兼御前忠佐馬步都軍頭領顯州刺史淳化中李順叛蜀瓊徙夔峽擒賊招安領兵自峽上與賊遇累戰抵渝合與尹元裴莊分路進討克資普二州雲安軍斬首數千級詔書嘉奬遣使即軍中真拜單州刺史至道初

召還共職明年徙知霸州兼鈐轄未幾改防禦使靈
慶路副都部署河外都巡檢使賊累寇疆埸固捍有
功導黃河溉民田數千頃敗賊於合河鎮北擒獲人
畜居多賊騎五百掠城下擊破之追北三十里並賜
詔嘉諭咸平二年命為涇原儀渭邠寧環慶清遠軍
靈州路副都部署尋徙鎮定高陽關三路押策先鋒
屯定州之北明年副王超為鎮州都部署再遷環慶
徙定州四年召還以鄜州觀察使充靈環十州軍副
都部署兼安撫副使嘗遣使諭旨賊若寇清遠及青
岡白馬砦即合兵與戰是秋果長圍清遠頃積石河

清遠屢走間使詣瓊請濟師瓊將悉出兵為援鈐轄内園使馮守規都監崇儀使張繼能曰敵近重兵在前繼無以進不可悉往乃止命副部署海州團練使潘璘都監西京左藏庫劉文質率兵六千赴之且曰伺我之繼至瓊逗遛不進頓慶州寇皷兵攻南門其子阿移攻北門堙壕斷橋以戰瓊遣鈐轄李讓增精卒六百往援至則城陷矣賊泊青岡城下瓊與守規繼能方緩行出師及聞清遠之敗益恇怯不前順州刺史王瓌普謂瓊曰青岡地遠水泉非屯師計頗棄之瓊合謀焚芻糧兵仗驅老幼以出瓊却師退保洪

德咨寇威浸熾未嘗交一鋒事聞于上傳召瓊輩悉繫御史獄治罪當死兵部尚書張齊賢等議請如律詔特貸命削官長流崖州繼能守規輩同坐籍其家業明年移道州景德初起為右領軍衛將軍分司西京累遷左領軍衛大將軍領賀州團練使知兗州有州卒自言得神術能飛行空中州人頗惑瓊捕至折其足奏戮之五年卒年六十七録其子舜臣為奉職長子舜賓內殿崇班閤門祗候

錢守俊濮州雷澤人少勇鷙嘗為盜陂澤中稱轉陂鶻周顯德中應募為鐵騎卒早事太祖從征淮南戰

紫金山下壽春獲戰艦千餘艘繼從克關南宋初補禁衛隸散員直乾德中轉殿前班都知尋征太原方戰矢中左足拔而復進格鬬不已還改東西班指揮使遷馬步軍副都軍頭太平興國四年命與張紹勍李神祐劉承珪率師屯定州以備北邊俄加秩領演州刺史移屯趙州又從征范陽師還道遇敵戰于徐河斬首千級奪馬百疋雍熙三年命將北征田重進出飛狐道守俊以偏師為援邊騎雲集守俊擐甲從容進戰大敗之連護屯兵于趙定代還掌軍頭引見司淳化三年出為單州團練使又明年改遷齊州時

河西蕃部內擾命以副都部署鎮其地既而徙屯石州數改官時有言守俊病且老握重兵不堪其職召還授左領軍衛大將軍領潘州防禦使權金吾街仗大中祥符三年卒年八十一守俊累從軍征討前後中三十六創景德中錄其子允慶為奉職弟守信官崇儀副使守榮內園使

徐興青州人以拳勇得隸兵籍周顯德中從太祖征淮右宋初隸御龍直會平澤潞上其功補控鶴軍使征晉陽部卒壅汾水灌并州城益多其勞還遷本軍副指揮使太平興國初從潘美趣團柏谷奮與賊鬭

有果敢氣人莫能勝生擒偽兵馬都監李美身被重創無所回撓加指揮使太宗征太原討幽薊與從戰屢中流矢以著蹟聞補天武都虞候累遷秩出為洺州部署初議建方田命與董其事尋復輟端拱中脩鎮定城逾月訖工改莫州防禦使知靜戎軍歷祁博二州咸平中為涇原環慶十州部署詔督轉靈武芻糧道積石寨掠於寇與以步兵畏㥘戰不利時王榮援兵不應遂敗走坐削籍流郢州會赦入為右衛將軍遷左監門衛大將軍景德二年卒年六十八

王杲齊州人周顯德中應募為卒從世宗收三關隸

先鋒宋初征澤潞平揚州杲應選從行既獲戰功乃拔遷散指揮使累轉馬軍副都軍頭屯并州雍熈中為龍衛右第二軍都虞候會遣趙保忠還夏州命杲引兵護送及還保忠以方物賂杲拒不納太宗知之詔賜白金百兩遷右第一軍屯鎮州契丹入寇隷大將郭守文扞城杲守北關寇退命管餉槀趣威虜軍還抵徐河時尹繼倫與寇戰小衂杲適遇賊河上即按兵拒之殺賊奪所乘馬守文上聞得召見問狀補部軍頭領勤州刺史命監河北有能聲尋命閱教定州諸軍騎射入掌軍頭目引見司李順亂與尹元並

為西川招安使敗賊斬首萬級以功真拜唐州刺史
時賊雖平道路尚梗餘黨或保山林以肆姦杲與石
普等追捕於彭州於是始平至道初乃還復遷靈州
副部署道環州留改并州徙知夏州會趙保吉歸款
召還次伏落津移知石州徙石隰副部署未幾以轉
餉河西失期降右千牛衛大將軍咸平五年出為亳
州永城縣都監被召將入見以疾亟弗果卒年六
十四

李重誨應州金城人祖高後唐莊宅使獎州刺史父
彥榮仕契丹署環州刺史重誨嘗為其應州馬步軍

都指揮使太平興國五年潘美出師禦寇重誨從其節度使蕭咄李迎戰于代州北嶺大敗美斬咄李擒重誨以獻太宗召見補鄧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會趙普出鎮奏監州軍雍熙三年召還為武州刺史出為忻州都巡檢緣邊十八砦招安制置使賜服帶鞍馬北兵寇邊重誨以所部邀戰敗之獲羊馬鎧甲甚衆賜詔嘉美會嶺蠻叛改廣桂融宜柳州招安捉賊使聽便宜從事至道初累遷涇原儀渭鎮戎軍鈐轄咸平三年徙邠寧環慶路坐轉餉靈武不嚴斥候至積石為虜騎掠於道營部大亂除名流光州五年起為

內殿崇班鄜延駐泊都監俄遷崇儀使景德中趙德
明既納款或言以麟府諜有他志上以涇原地要兵
衆慮有緩急遂徙重誨為鈐轄復遷益州改皇城使
大中祥符六年卒年六十八重誨純愨寡過真宗悼
其没於遠土命其子秉傳往護柩歸聽止驛舍之別
次子禹謨錄為將作監主簿弟重睿歷官澄州團練
使子禹偁閤門祗候
白守素開封人祖延遇仕周至鎮國軍節度父廷訓宋
初為龍捷都指揮使領傅州刺史守素以蔭補東班
承旨太平興國五年遷補右班殿直以善射授供奉

官帶御器械三遷至供備庫使咸平三年春契丹犯邊命與王能戍邢州俄又與麥守恩石贇領先鋒禦之敵退復與荊嗣督河北京東捕賊四年命為鎮州行營鈐轄領騎兵攝大陣西偏屬當格鬬俄敗定州鈐轄復徙鎮州王繼忠之陷也宋師還度河敵人乘之守素據橋有矢數百每發必中敵不敢近遂引去真宗與輔臣議三路禦賊咸曰威虜扼北道要害尤甚請分騎兵六千屯之命魏能為部署上曰能頗強愎尤難共事聞守素久練邊計張鋭性頗和善參知戎務庶克相濟乃命守素鋭為鈐轄戍順安以貳之

景德元年契丹侵長城口守素與熊發兵破之追北過陽山斬首級獲器械甚衆賜錦袍金帶俄徙冀州轉運使劉綜舉其智勇材任將帥加領康州刺史又提騎卒戍靜戎軍兼巡營田之役俄為鎮定鈐轄是冬契丹復内侵守素敗其前鋒獲車重又入敵境俘擒甚衆及請和省邊戍之職與曹璨留任鎮定追叙前勞加合州團練使大中祥符三年命副李迪使契丹守素居邊歲久名聞北庭頗畏伏之上慮其不欲行密遣内侍詢於守素守素頓首感咽即以崔可道代焉再遷南作坊使大中祥符五年卒上甚惜之

常賻外別賚錢五十萬令護喪還京師録其二子官
張思均邢州沙河人祖中正漢澤州刺史思均少善
擊劒挽强善博奕初應募為卒晉開運間遷廣鋭軍
使周廣順初從聶知遇攻河東破其衆三千餘從向
訓東征為捉生將擒小校張萬于江猪嶺又從符彦
卿與幷人鬬代州留為南北兩關廵檢宋初補龍衛
指揮使李繼勲下遼州戰帶甲祠斬首萬餘級追奔
至長城擒其將莫山鮑淑掠人騎二百餘俄屯潞州
合戰三十餘乾徳中以勞秩遷都虞候開寳三年郭
進田欽祚戍三交當夜戰於石嶺関斬首萬五千餘

級閤門祗候齊延琛曹永陷軍中思鈞鼓勁騎突入
奪還何繼筠入晉境思鈞隸麾下援南橋徑度大將
之出必辟爲先鋒太平興國初屯定州領兵援磁窰
戰敗其衆身中五十創奮不顧乃逐賊薄軍城奪馬
及鎧甲居多未幾邊人復攻逆戰城下斬首萬餘級
上嘉之命賜服帶領河州刺史雍熙三年邊人寇河
間劉廷讓會戰君子館命思鈞翼從時天大寒弓不
得發援兵不至於是敗績陷留軍中數年役役不得
還端拱初自契丹始逃歸授澄州刺史知齊州思鈞
以武進素不知民政僅踰月即徙濮鄆濱棣州巡檢

至道中改鄜延巡檢使會葺右堡砦石擊寇走之未幾
寇逼保安軍與曹璨往援追躡五十餘里至木場寇
乃遁去真宗即位徙益州鈐轄兼綿漢九州都巡檢
使咸平中以王均之亂出兵保綿州賊陷漢州思鈞
進攻克之斬偽刺史苗進又與石普敗賊彌牟砦巴
西尉傅翊有善馬思鈞求之翊不與思鈞平賊心恃
功居多召翊至責以轉餉後期斬之上聞其事傳召
付御史臺鞫治罪當斬特貸之削籍流封州六年起
為左司禦率府率考城監軍車駕幸澶淵召詣行在
命李繼隆石保吉同議兵事賜服御有加景德二年

為西京水北都巡檢使俄分司西京召對行在上憫其老授唐州防禦副使徙鄭州大中祥符二年再遷左千牛衛將軍四年七月卒年八十九子承恩爲三班奉職思鈞起行伍祗討稍有功質狀小而精悍太宗嘗稱其㜂羅自是人目爲小㜂羅焉

李琪河南伊闕人幼生長兵家得給事宣祖左右太祖以材力稱進備執御及受禪命補鎮職太宗在京府復令事之由是累遷効忠都虞候開封府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領富州刺史嘗請對自言經事太祖而京師無居宅太宗以官第假之琪性素鄙歷事三朝

而行不加脩每分遣士卒守護關梁必覬其贈遺視所厚薄為重輕太宗知之遂改授屯衛大將軍領郡如故乃顧曰吾欲置琪於無過之地爾加左武衛大將軍景德中以老且病表求五日一赴起居俄為臺諫所糾令赴常參真宗念其舊特賜給月奉以養大中祥符元年卒年八十四

王延範江陵人形貌奇偉喜任俠家富於財父保義為荊南高氏行軍司馬無領武泰軍留後高從誨奏署延範太子舍人後隨從誨孫繼冲入覲薦為大理寺丞知泰州累遷司門員外郎太平興國九年為廣

南轉運使性豪率尚氣尤好術數嘗通判梓州有杜
先生以左道惑衆謂延範曰汝意有所之我常陰為
之助延範心喜敢為恣横後為江南轉運使有劉昴
賣卜於吉州市其言多驗謂延範曰公當偏覇一方又
有徐肇為延範推九宮筭法得八少一肇驚起曰君
侯大貴不可言當如江南李國主前戎城主簿田辯
自言善相謂延範曰君是坐天王形頻伽眼仙人鼻
雌龍耳虎望有大威德猛烈富貴之相也即日當乘
四門輦至是有豹入其公宇噬傷數吏從者皆恐慄
不敢進延範獨技戟前逐刺殺之益以此自負與廣

州掌務殿直趙延貴將作監丞雷說會宿觀天象延
貴指西方一大星曰此所謂火星入南斗天子下殿
走者也雷說出星經證之乃太白行度經南斗延貴
謬為火星也延範日夕與掌市舶陸坦議欲發兵會
坦代歸延範寓書左拾遺韋務昇為隱語偵朝廷機
事延範奴視僚屬峻刑多怨會懷勇小將張霸給使
轉運司延範因事杖之霸知延範與知廣州徐休復
不協詣休復告延範將謀不軌及諸不法事休復馳
奏之太宗遣髙品閻承翰兼傳會轉運副使李瑄暨
休復雜治延範具伏與昴辦坦俱斬廣州市籍沒延

範家務昇除名配商州延貴等皆抵罪賜覇錢十萬

論曰紹斌從征討凡踰百戰未嘗以為憚屢被廢斥未嘗以為慊太祖宥盜馬罪引見賜予屈法使過用能致其力也榮薄事親下詔督過瓊折州卒足以釋妖惑王杲辭盡于夏思鈞抜身自歸當斬而貸琪以鄙稱守俊興輦以勇得備給使守素久練邊計人頗畏伏重誨雖將畧不足亦有可稱大抵武夫悍卒不能無過而亦各有所長略其過而用其長皆足以集事至於一勝一負兵家常勢顧其大節何如耳若榮也薄其所生大節虧矣屢以罪黜宜哉

列傳卷第三十九

列傳卷第四十　宋史二百八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呂端　畢士安 子仲衍 仲游　寇準

呂端字易直幽州安次人父琦晉兵部侍郎端少敏悟好學以蔭補千牛備身歷國子主簿太僕寺丞秘書郎直弘文館換著作佐郎直史館太祖即位遷太常丞知浚儀縣同判定州開寶中西上閤門使郝崇信使契丹以端假太常少卿爲副八年知洪州未上改司門員外郎知成都府賜金紫爲政清簡遠人便

之會秦王廷美尹京召拜考功員外郎充開封府判官太宗征河東廷美將有居留之命端白廷美曰主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今主留務非所宜也廷美由是懇請從行尋坐王府親吏請托執事者違詔市竹木貶商州司戶參軍移汝州復為太常丞判寺事出知蔡州以善政吏民列奏借留改祠部員外郎知開封縣遷考功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使高麗暴風折檣舟人怖恐端讀書若在齋閤時遷戶部郎中判太常寺兼禮院選為大理少卿俄拜右諫議大夫許王元僖尹開封又為判官

王薨有發其陰事者坐裨贊無狀遣御史武元頡内
侍王繼恩就鞫于府端方決事徐起候之二使曰有
詔推君端神色自若顧從者曰取帽來二使曰何遽
至此端曰天子有制問即罪人矣安可在堂上對制
使即下堂隨問而答左遷衛尉少卿會置考課院群
官有負譴寘散秩者引對皆泣涕以飢寒為請至端
即奏曰臣前佐秦邸以不撿府吏謫掾商州陛下復
擢官籍辱用今許王暴薨臣輔佐無狀陛下又不重
譴俾亞少列臣罪大而幸深矣今有司進退善否苟
得頡州副使臣之願也太宗曰朕自知卿無何復舊

官為樞密直學士逾月拜參知政事時趙普在中書嘗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亦不形于言真台輔之器也歲餘左諫議大夫寇準亦拜參知政事端請居準下太宗即以端為左諫議大夫立準上每獨召便殿語必移晷擢拜戶部侍郎平章事時呂蒙正為相太宗欲相端或曰端為人糊塗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會曲宴後苑太宗作釣魚詩有云欲餌金鉤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意以屬端後數日罷蒙正而相端焉初端兄餘慶建隆中以藩府舊僚參預大政端復居相

位時論榮之端歷官僅四十年至是驟被獎擢太宗
猶恨任用之晚端爲相持重識大體以清簡爲務慮
與寇準同列先居相位恐準不平乃請參知政事與
宰相分日押班知印同升政事堂太宗從之時同列
奏對多有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內出手札戒諭
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聞奏端愈謙讓不
自當初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至是太宗
欲誅之以寇準居樞密副使獨召與謀準退過相幕
端疑謀大事邀謂準曰上戒君勿言於端乎準曰否
端曰邊鄙常事端不必與知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

相不可不知也準遂告其故端曰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願少緩之端將覆奏入曰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高祖曰願分我一杯羹夫舉大事不顧其親況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結怨讎愈堅其叛心爾太宗曰然則何如端曰以臣之愚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太宗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用其策其母後病死延州繼遷尋亦死繼遷子竟納款請命端之

力也進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太宗不豫真宗為皇
太子端日與太子問起居及疾大漸內侍王繼恩忌
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
繼勳知制誥胡旦謀立故楚王元佐太宗崩李皇后
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鎖繼恩於閣內使人守之而
入皇后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
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
有異議邪乃奉太子至福寧庭中真宗既立垂簾引
見群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然後降
階率群臣拜呼萬歲以繼勳為使相赴陳州貶昌齡

忠武軍司馬繼恩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旦除名
流潯州籍其家貲真宗每見輔臣入對惟於端肅然
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軀體洪大宮庭階陁稍峻特
令梓人爲納陛嘗召對便殿訪軍國大事經久之制
端陳當世急務皆有條理真宗嘉納加右僕射監修
國史明年夏被疾詔免常參就中書視事上䟽求解
不許十月以太子太保罷在告三百日有司言當罷
奉詔賜如故車駕臨問端不能興撫慰甚至卒年六
十六贈司空謚正惠追封妻李氏涇國夫人以其子
藩爲太子中舍荀大理評事蔚千牛備身藹殿中省

進馬端姿儀瓌秀有器量寛厚多恕善談諧意豁如也雖屢經擯退未嘗以得喪介懷善與人交輕財好施未嘗問家事李惟清自知樞密改御史中丞意端抑己及端免朝謁乃彈奏常參官疾告逾年受奉者又構人訟堂吏過失欲以中端端曰吾直道而行無所愧畏風波之言不足慮也端祖兗嘗事滄州節度劉守文爲判官守文之亂兗擧族被害時父琦方幼同郡趙玉冒鋒刃紿監者曰此予之弟非呂氏子也遂得免玉子文度爲耀帥文度孫紹宗十餘歲端視如已子表薦賜出身故相馮道鄉里世舊道子正之

病廢端分奉給之端兩使絶域其國歎重之後有使
往者每問端爲宰相否其名顯如此景德二年真宗
聞端後嗣不振又録蔚爲奉禮郎藩後病足不任朝
謁請告累年有司奏罷其奉真宗特令復舊官分司
西京給奉家居養病端不蓄貲產藩兄弟貧匱又迫
婚嫁因質其居第真宗時出內府錢五百萬贖還之
又別賜金帛俾償宿負遣使檢校家事藩荀皆至國
子博士 蔚至太子中舍

畢士安字仁叟代州雲中人曾祖宗昱本縣令祖球本
州別駕父乂林累辟使府終觀城令因家焉士安少好

學事繼母祝氏以孝聞祝氏曰學必求良師友乃與如
宋又如鄭得楊璞韓丕劉錫爲友因爲鄭人乾德四年
舉進士邠師楊廷璋辟幕府掌書奏開寶四年歷濟州
團練推官專掌莞榷歲課增羨改兗州觀察推官太平
興國初爲大理寺丞領三門發運事吳越錢俶納土選
知台州言錢氏上圖籍有司皆張後賦數令湖海新民
始得天子命吏宜有安輯願一用舊籍詔從之明年遷
左贊善大夫從饒州改殿中丞召還爲監察御史復出
知乾州以母老願降任就養改監汝州稻田務雍熙二
年諸王出閤慎擇僚屬以虞部郎中王龜從兼陳王

府記室參軍水部員外郎王素兼韓王府記室參軍祕書丞張茂直兼益王府記室參軍士安遷左拾遺兼冀王府記室參軍太宗召謂曰諸子生長宮庭未閑外事年漸成人必資良士贊導使日聞忠孝之道卿等勉之賜襲衣銀帶鞍勒馬士安本名士元以元犯王諱遂改焉遷考功員外郎端拱中詔王府僚屬各獻所著文太宗閱視累日問近臣曰其才已見矣其行孰優或以士安對上曰正協朕意俄以本官知制誥王請對願留府邸不許淳化二年召入翰林為學士大臣以張洎薦太宗曰洎視畢士安詞藝踐歷

固不減但履行遠在下爾士安以父名乂林抗章引
避朝議謂二名不偏諱不聽三年與蘇易簡同知貢
舉加主客郎中以疾請外改右諫議大夫知潁州真
宗以壽王尹開封府召爲判官及爲皇太子以兼右
庶子遷給事中登位命權知開封府事拜工部侍郎
樞密直學士時近臣有怙勢強取民間定婚女其家
訴於府士安因對奏還之宮府常從爲廷職者每授
任於外必令士安戒勗咸平初辭府職拜禮部侍郎
復爲翰林學士詔選官校勘三國志晉唐書或有言
兩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者真宗以語宰相士安曰

惡以戒世善以勸後善惡之事春秋備載真宗然之遂命刋刻士安以目疾求解改兵部侍郎出知潞州特加月給之數入爲翰林侍讀學士景德初兼祕書監契丹謀入境士安首疏五事應詔陳選將餉兵理財之策真宗嘉納李沆卒進士安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入謝真宗曰未也行且相卿士安頓首真宗曰朕倚卿以輔相豈特今日然時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其誰可對曰宰相者必有其器乃可居其位臣駑朽實不足以勝任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此宰相才也真宗曰聞其好剛使氣又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

節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積朝臣罕出其
右者第不爲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
安佚而西北跳梁爲邊境患若準者正所宜用也真
宗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未閱月以本官與準同拜
平章事士安兼監脩國史居準上準爲相守正嫉惡
小人日思所以傾之有布衣申宗古告準交通安王
元傑準皇恐莫知所自明士安力辯其誣下宗古吏
具得姦罔斬之準乃安景德元年九月契丹統軍撻
覽引兵分掠威虜順安北平侵保州攻定武數爲諸
軍所却益東駐陽城淀遂攻高陽不得逞轉窺貝冀

天雄兵號二十萬真宗坐便殿問策安出士安與寇準條所以禦備狀又合議請真宗幸澶淵士安言澶淵之行當在仲冬準謂當亟往不可緩卒用士安議初咸平六年雲州觀察使王繼忠戰陷契丹至是爲契丹奏請議和大臣莫敢如何獨士安以爲可信力贊真宗當羈縻不絕漸許其成真宗謂敵悍如此恐不可保士安曰臣嘗得契丹降人言其雖深入屢挫不甚得志陰欲引去而耻無名且彼寧不畏人乘虛覆其巢穴此請殆不妄繼忠之奏臣請任之真宗喜手詔繼忠許其請和時已詔巡幸而議者猶鬨鬨

二三大臣有進金陵及成都圖者士安亟同準請對
力陳其不可惟堅定前計真宗嚴兵將行太白晝見
流星出上台北貫斗魁或言兵未宜北或言大臣應
之士安適臥疾移書準曰屢請昇疾從行手詔不許
今大計已定唯君勉之士安得以身當星變而就國
事心所願也已而少間追至澶淵見于行在時已聚
兵數十萬契丹大震猶乘衆掠德清至澶北鄙爲伏
弩發射撻覽死衆潰遁去會曹利用自契丹使還具
得要領又與其使者姚東之俱來講和之議遂定歲
遺契丹銀絹三十萬朝論皆以爲過士安曰不如此

契丹所顧不重和事恐不能久及罷兵從還乃按邊
要選良守將易置之雄州以李允則定州馬知節鎮
州孫全照保州楊延昭它所擇用各得其任令塞上
得境外牛馬類者悉還之通互市除鐵禁招流亡廣
儲蓄未幾夏州趙德明亦款塞內附二方既定中外
畧安量時制法次第施行復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
等科以廣取士二年章七八上以病求免優詔不允
遣使敦諭不得已復起視事十月晨朝至崇政殿廬
疾暴作真宗步出臨視已不能言詔內侍竇神寶以
肩輿送歸第卒年六十八車駕臨哭廢朝五日贈太

傅中書令謚文簡以皇城使衛紹欽治塋有司給鹵
簿録其子世長爲太子中舍慶長爲大理寺丞孫從
古爲将作監主簿士安端方沉雅有清識醞藉美風
釆善談吐所至以嚴正稱年耆目眊讀書不輟手自
讎校或親繕寫又精意詞翰有文集三十卷甞謂人
曰僕仕宦無赫赫之譽但力自規檢庶幾寡過爾凡
交游無黨援唯王祐吕端見引重王旦寇凖楊億相
友善王禹偁陳彭年皆門人也禹偁濟州人幼時以
事至士安官舍士安識其非常童留之教以學礜業
日顯後遂登科進用更在士安前及士安知制誥其

命乃禹偁詞也士安沒後真宗謂寇準等曰畢士安善人也事朕南府東宮以至輔相飭躬慎行有古人之風遽此淪沒深可悼惜及王旦爲相面奏陛下前稱畢士安清慎如古人在位聞之感歎仕至輔相而四方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屈真不負陛下所知然使其家假貸爲生宜有以周之者竊謂當出上恩非臣敢爲私惠真宗感歎賜白金五千兩子世長至衛尉卿慶長至大府卿孫從善光祿少卿從古駕部郎中從厚從誨檢校水部員外郎從簡博羅令從道殿中丞從範山南西道節度推官從益太常寺

太祝從周朝散郎知洋州曾孫仲達仲偃仕至郡守
仲衍仲仲游仲愈
仲衍字夷仲以蔭爲陽翟主簿張昇縣人也方鎮許
請於朝欲興鄉校既具材計工又聽民自以其力輸
助邑子馬宏以口舌橫閭里謾謂諸豪曰張公興學
而縣令乃因以取諸民由十百而至千萬未已也君
將不堪誠捐百金予我我能止役豪信其能予百金
宏即詣府宣言縣吏盡私爲學之費又將賦於民昇
果疑焉敕縣且止又揭其事於道令欲上疏辯仲衍
曰亡益也不如取宏治之不辯自直矣會攝縣事即

逮捕驗治五日得其姦言于昇流宏鄧州一縣相賀給事中張問居里中謂仲衍曰諺云鋤一惡長十善君之謂也舉進士中第調沈丘令歐陽脩呂公著薦之入司農為主簿升丞吳充引為中書檢正奉使契丹宴射連破的衆驚異之且偉其姿容密使人取其衣為度製服以賜時預其元會盡能記其朝儀節奏圖畫歸獻後錢勰出使契丹主猶問畢少卿何官今安在王珪與充不相能以仲衍為充所用數求罪過欲傷之卒無可乘但留滯不還經四年乃以祕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為官制局檢討官制文字千萬計

區別分類損益刪補皆曲盡其當凡從中問其事必須仲衎然後報他人不知也撰中書備對三十卷士大夫家爭傳其書高麗使入貢詔館之上元夕與使者宴東闕下作詩誦聖德神宗次韻賜焉當時以爲寵官制行帝自擢起居郎王珪留除命謂爲太峻爭於前帝連稱曰是當得爾未幾暴得疾一夕卒年四十三帝遣中使唁其家賻錢五十萬

仲游字公叔與仲衎同登第調壽丘柘城主簿羅山令環慶轉運司幹辦公事從高遵裕西征運期迫邊陝西八十縣餽輓之夫三十萬一旦悉集轉運使范

純粹李察度受其賦而給之食必曠日乃可會僚屬議皆不知所為以諉仲游仲游集諸縣吏令先効金帛緡錢之最戒勿啓扃鐍共簿其名數以為質預飭其斛量數千洞撤倉庾牆壁使贏糧者至其所人自斢槩輸其半而以半自給不終朝霍然而散翊日大軍遂行純粹察歎且謝曰非君幾敗吾事元祐初為軍器衛尉丞召試學士院同策問者九人乃黃庭堅張耒晁補之輩蘇軾異其文擢為第一加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出提點河東路刑獄韓縝以故相在太原按視如列郡縝奴告有卒剽其衣於公堂之側縝

怒將實卒於理仲游曰奴衣服尠薄而敢掠之於帥牙非人情也取以付獄治卒得免太原銅器名天下獨不市一物懼人以爲矯也且行買二茶匕而去績曰如公叔可謂貞清矣召拜職方司勳二員外郎改祕閣校理知耀州是歲大旱仲游先民之未飢揭喻境内曰郡振施與平糴若干萬碩實虛張其數富室知有備亦相勸發廩凡民就食者十七萬九千口無一人去其鄉徽宗時歷知鄭郢二州京南淮南轉運副使入爲吏部郎中言孔子廟自顔回以降皆爵命於朝冠冕居正而子鯉孫伋乃野服幅巾以祭爲不

張廣寫

稱詔皆追侯之仲游早受知於司馬光呂公著不及用范純仁尤知之當國時又適居母喪故未嘗得尺寸進然亦墮黨籍坎壈散秩而終年七十五仲游爲文切於事理而有根柢不爲浮誇詭誕戲弄不莊之語蘇軾在館閣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孟軻不得已而後辯孔子欲無言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來禍福利害繫身者未嘗言顧直惜其言爾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爲言其形于詩歌贊于賦頌託于碑銘著于序記者亦語言也今知

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
非則蒙非者慫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慫者或已敗
君之事矣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
疾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
況其有耶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是人所未是危
身觸諱以游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司馬光爲政
反王安石所爲仲游予之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
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
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
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

欲禁其散斂變置之事是以百説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為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者可復散罷者可復置蠲者可復斂去者可復存矣則不足之情可不預治哉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曉

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然後所論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可行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捄前日之敝而左右侍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爲也勢未可爲而欲爲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況未廢乎市易雖罷且復置況未罷乎役錢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捄前日之敝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軾得書聳然竟如其慮仲愈歷國子監丞諸王府侍

講知鳳翔府坐兄仲游陷黨籍例廢黜徽宗曰畢仲
衍被遇先帝可除罪籍以仲愈為都官郎中擢祕書
少監卒

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邽人也父相晉開運中應辟為
魏王府記室參軍準少英邁通春秋三傳年十九舉
進士太宗取人多臨軒顧問年少者往往罷去或教
準增年答曰準方進取可欺君邪後中第授大理評
事知歸州巴東大名府成安縣每期會賦役未嘗輒
出符移唯具鄉里姓名揭縣門百姓莫敢後期累遷
殿中丞通判鄆州召試學士院授右正言直史館為

三司度支推官轉鹽鐵判官會詔百官言事而準極陳利害帝益器重之擢尚書虞部郎中樞密院直學士判吏部東銓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令帝復坐事決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淳化二年春大旱太宗延近臣問時政得失衆以天數對準對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太宗怒起入禁中頃之召準問所以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即言之有詔召二府入準乃言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贓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沔之弟盜主守財

至千萬止杖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太宗以問沔沔頓首謝於是切責沔而知準為可用矣即拜準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改同知院事準與知院張遜數爭事上前他日與溫仲舒偕行道逢狂人迎馬呼萬歲判左金吾王賓與遜雅相善遜嗾上其事準引仲舒為證遜令賓獨奏其辭頗厲且互斥其短帝怒謫遜準亦罷知青州帝顧準厚既行念之常不樂語左右曰寇準在青州樂乎對曰準得善藩當不苦也數日輒復問左右揣帝意且復召用準因對曰陛下思準不少忘聞準日縱酒未知亦念陛下乎帝默然明年

召拜參知政事自唐末蕃戶有居渭南者溫仲舒知
秦州驅之渭北立堡柵以限其往來太宗覽奏不懌
曰古羌戎尚雜處伊洛彼蕃夷易動難安一有調發
將重困吾關中矣準言唐宋璟不賞邊功卒致開元
太平疆埸之臣邀功以稔禍深可戒也帝因命準使
渭北安撫族帳而徙仲舒鳳翔至道元年加給事中
時太宗在位久馮拯等上疏乞立儲貳帝怒斥之嶺
南中外無敢言者準初自青州召還入見帝足創甚
自褰衣以示準且曰卿來何緩耶準對曰臣非召不
得至京師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

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旣以為可願即決定帝遂以襄王為開封尹改封壽王於是立為皇太子廟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入語后嬪宮中皆前賀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二年祠南郊中外官皆進秩準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要官所惡不及知者退序進之彭惟節位素居馮拯下拯轉虞部員外郎惟節

轉屯田員外郎章奏列銜惟節猶處其下準怒堂帖戒拯毋亂朝制拯憤極陳準擅權又條上嶺南官吏除拜不平數事廣東轉運使康戩亦言呂端張洎李昌齡皆準所引端德之洎能曲奉準而昌齡畏愞不敢與準抗故得以任胸臆亂經制太宗怒準適祀太廟攝事召責端等端曰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因再拜請罪及準入對帝語及馮拯事自辯帝曰若廷辯失執政體準猶力爭不已又持中書簿論曲直於帝前帝益不悅因歎曰鼠雀尚知人意況人乎遂罷準知鄧州真宗即位遷尚書工部侍郎

咸平初徙河陽改同州三年朝京師行次閿鄉又徙鳳翔府帝幸大名詔赴行在所遷刑部權知開封府六年遷兵部爲三司使時合鹽鐵度支戶部爲一使真宗命準裁定遂以六判官分掌之繁簡始適中帝久欲相準患其剛直難獨任景德元年以畢士安參知政事踰月並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以集賢殿大學士位士安下是時契丹內寇縱游騎掠深祁間小不利輒引去徜徉無鬭意準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是冬契丹果大入急書一夕凡五至準不發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帝大

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帝幸
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
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而行帝
乃議親征召群臣問方畧既而契丹圍瀛州直犯貝
魏中外震駭參知政事王欽若江南人也請幸金陵
陳堯叟蜀人也請幸成都帝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
陽若不知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罪可誅也今陛下
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賊自當遁去不然出奇
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筭矣柰
何棄廟社欲幸楚蜀遠地所在人心崩潰賊乘勢深

入天下可復保邪遂請帝幸澶州及至南城契丹兵
方盛衆請駐蹕以覘軍勢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
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
勁兵屯中山以扼其亢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
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衆議
皆懼準力爭之不決出遇高瓊於屏間謂曰太尉受
國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瓊武人願効死準復入對
瓊隨立庭下準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盍試問
瓊等瓊即仰奏曰寇準言是準曰機不可失宜趣駕
瓊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

御蓋踴躍懽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能成
列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
悅敵數千騎乘勝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太半乃
引去上還行宮留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為準方
與楊億飲博歌謔懽呼帝喜曰準如此吾復何憂相
持十餘日其統軍撻覽出督戰時威虎軍頭張瓌守
床子弩弩撼機發矢中撻覽額撻覽死乃密奉書請
盟準不從而使者來請益堅帝將許之準欲邀使稱
臣且獻幽州地帝厭兵欲羈縻不絕而已有譖準幸
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許之帝遣曹利用如軍中

議歲幣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準召利用至幄語曰雖有敕汝所許毋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軍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河北罷兵準之力也準在相位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它日又除官同列因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職爾二年加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準頗自矜澶淵之功雖帝亦以此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敬寇準為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為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

故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是城下之盟也以萬乘之貴而爲城下之盟其何恥如之帝愀然爲之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寖衰明年罷爲刑部尚書知陝州遂用王旦爲相帝謂旦曰寇準多許人官以爲己恩俟行當深戒之從封泰山遷戶部尚書知天雄軍祀汾陰命提舉貝德博洺濱棣巡檢捉賊公事遷兵部尚書入判都省幸亳州權東京留守爲樞密院使同平章事林特爲三司使以河北歲輸絹闕督之甚急而

準素惡特頗助轉運使李士衡而沮特且言在魏時
嘗進河北絹五萬而三司不納以至闕供請劾主吏
以下然京師歲費絹百萬準所助纔五萬帝不悅謂
王旦曰準剛忿如昔旦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
皆大臣所避而準乃爲己任此其短也未幾罷爲武
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徙永興軍天禧元
年改山南東道節度使時巡檢朱能挾內侍都知周
懷政詐爲天書上以問王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準
也今天書降須令準上之準從上其書中外皆以爲
非遂拜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景靈宮使

三年祀南郊進尚書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時真宗得風疾劉太后預政於內準請間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為羽翼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準密令翰林學士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輔政己而謀洩罷為太子太傅封萊國公時懷政反側不自安且憂得罪乃謀殺大臣請罷皇后預政奉帝為太上皇而傳位太子復相準客省使楊崇勳等以告丁謂謂微服夜乘犢車詣曹利用計事明日以聞乃誅懷政降準為太常卿知相州徙安州貶道州司馬

帝初不知也他日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何
也左右莫敢對帝崩時亦言惟準與李迪可託其見
重如此乾興元年再貶雷州司户參軍初丁謂出準
門至參政事準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汚準鬚謂起徐
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邪謂甚
愧之由是傾構日深及準貶未幾謂亦南竄道雷州
準遣人以一蒸羊逆境上謂欲見準準拒絕之聞家
僮謀欲報仇者乃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伺謂行遠乃
罷天聖元年徙衡州司馬初太宗嘗得通天犀命工
爲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遣人取自洛中既至數日

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臥具就榻而卒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其僚屬曰冦公奇材惜學術不足爾及準出陝詠適自成都罷還準嚴供帳大爲具待詠將去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準少年富貴性豪侈喜劇飲每宴賓客多闔扉脫驂家未嘗爇油燈雖庖匽所在必然炬燭在雷州踰年既卒衡州之命乃至遂歸葬西京道出京南公安縣人皆設祭哭於路折竹植地挂紙錢逾月視之枯竹盡生筍衆因爲

立廟歲時享之無子以從子隨爲嗣準歿後十一年
復太子太傅贈中書令萊國公後又賜謚曰忠愍皇
祐四年詔翰林學士孫抃撰神道碑帝爲篆其首曰
旌忠

論曰呂端諫秦王居留表表已見大器與寇準同相
而常讓之留李繼遷之母不誅眞宗之立閉王繼恩
於室以折李后異謀而定大計既立猶請去簾升殿
審視然後下拜太宗謂之大事不糊塗者知臣莫過
君矣寇相不和不足以定大計畢士安薦寇準又爲
之辨誣契丹大舉而入合辭以勸眞宗遂幸澶淵終

却鉅敵及議歲幣因請重賂要其父盟由是西夏失
牽制之謀隨亦內附景德咸平以來天下乂安二相
協和之所致也準於太宗朝論建太子謂神器不可
謀及婦人謀及中官謀及近臣此三言者可為萬世
龜鑑澶淵之幸力沮衆議竟成雋功古所謂大臣者
於斯見之然挽衣留諫面詆同列雖有直言之風而
少包荒之量定策禁中不慎所與致啓懷政邪謀坐
竄南裔勳業如是而不令厥終所謂臣不密則失身
豈不信哉

列傳卷第四十